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指導老師：石易平

雙性戀認同的建構與實踐：
以 18~23 歲男女差別分析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s of
Bisexual Identity: An Analyze of the
Taiwanese Young Men and Women.

學生：劉芎妘撰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雙性戀認同的建構與實踐：
以 18~23 歲男女差別分析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s of Bisexual Identity: An
Analyze of the Taiwanese Young Men and Women.

學生：劉芎妘撰

指導老師簽名：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

系所章戳：

致謝辭

這篇論文的開始，其實是起因於我和女友某次坐在淡水河畔聊天，聊著聊著，突然聊到同性戀的話題，那時候在聊的東西是，為什麼很常看到 t 把直女掰彎，但卻不太常看到 gay 掰彎直男，有趣的是，我們一討論就討論了一個下午，因為這件事情實在太多可能性了，所以彼此都說不出一個很肯定的答案。那時候正好處於尋找論文題目時期，雖然已經確定自己要做與雙性戀相關的議題了，但總感覺不加入點新的因子，這篇論文不會那麼有趣，值得慶幸的是，這一個下午的討論並沒有白費，那天晚上回家後，我把性別加入了雙性戀議題中，於是乎，「雙性戀認同的建構與實踐：以 18~23 歲男女差別分析」這個論文題目，就這麼誕生了。

與女友的討論是這篇論文的啟蒙，但其實題目前前後後更改了很多次，內容也做了很多層面的調整，當開始做論文之後才發現，論文並沒有想像中的到處爬爬資料、訪談完就找到答案那麼簡單，這條坎坷之路上，還有有石易平教授精闢的提點，教授還特地為了學生開了一堂討論論文的課，讓大家可以在課堂上一起討論論文相關的資料。非常感謝石易平教授在論文上的用心指導與課程安排，在我灰心喪志，傳訊息跟她一吐苦水的時候，教授也是耐心的回復了我所有焦躁不安的情緒，情緒被溫柔接住的瞬間，又讓我更有動力完成這篇論文。

同樣的，我也很感謝與我一同上論文課程的同學，因為能參考大家的論文內容、能一起討論，能一起被進度追著跑，讓我感覺這條論文之路上，不那麼孤單，石寶（石易平教授的寶貝）們都是溫暖有趣且認真的人，與他們一起拚搏的過程實在受益良多。

也很感謝七位接受我受訪的受訪者：家研、小橋、葳葳、地瓜、小翔、Axon 和元純，先是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訪談，再來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故事鉅細靡遺地告訴我，謝謝大家對我的信任，因為這份信任，才得以讓我更走進雙性戀者的生活，沒有你們我無法完成這篇論文，謝謝你們接受我的訪談，讓原本素昧平生的我們也因此建立起新的連結，也期望我的訪談能為所有受訪者帶來新的生命經驗。

最後，我想感謝我的家人、朋友、打工地方的同事、老闆老闆娘和我的女友，在我因為論文感到焦慮的時候，給予我正面的鼓勵，又或者在我因為趕論文趕得心力交瘁之時，體諒我沒有時間完成其他事情，而給我一個舒適沒有後顧之憂寫論文的空間，特別感謝我女友，總是在我拖延症發作的時候督促我繼續努力，沒有她，這篇論文也不會在時限內誕生。

希望這篇論文，能為雙性戀者帶來一點什麼，也期望未來有更多學者能繼續鑽研這方面相關議題，多讓台灣認識雙性戀的存在。

芎妘 下台一鞠躬！

摘要

本研究透過訪談不同性別的受訪者，來分析不同性別的雙性戀者在建構過程以及出不出櫃的選擇上會被什麼因素影響，同時也一探究竟雙性戀者與不同性別的伴侶交往是否有差異之處。研究方法採滾雪球方式尋找受訪者，以半結構式訪談年齡介於 18~23 歲自我認同為雙性戀者的四位女性和三位男性。

研究發現如下，此年齡層受訪者所經歷的建構過程，比較偏向 Weinberg 提出的四階段雙性戀認同模式，並可以把影響因素分為三大點：重要他人的影響、他人價值觀與想法的影響和社會事件的發生，但在自我性向接受度上，男性會相比女性來得低。接著在出櫃方面，多數受訪者都認為男雙性戀在出櫃的選擇上會比起女雙性戀來得困難，而除了性別以外，安定於現狀和沒有面對後續問題的勇氣等都是影響男女雙性戀做不出櫃選擇的因素，其他影響出櫃選擇因素分別有：處於友善開放的環境、出現了適當的時機，以及與對方有著相似的社會經驗。而在和不同性別交往方面，雙性戀者本身其實並不太有太大的轉換，與不同性別交往而產生的問題也並沒有太過明顯，但多數受訪者都認為與同性交往相處起來比較自在。

關鍵詞：雙性戀認同、性別差異、出櫃

Abstract

By interviewing young, bisexual young men and women (N=7) between 18 to 23,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how people construct their bisexual identity and whether such identity vari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is study tells the life stories of the bisexual, the process of their coming-out, as well as the meaning generated from the interplay of biological sex, gender roles and sexuality. I found that young Taiwanese bisexual group presents a similar pattern of Weinberg' s model. Compared with bisexual women, Taiwanese bisexual men encountered more social pressure to admit their bisexual identity openly. Both men and women feel more comfortable while dating with same-sex partners.

Keywords: bisexual identity, gender differences, coming out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壹、我也是雙性戀	1
貳、被隱藏的雙性戀	2
參、男雙性戀的研究稀少	3
伍、雙性戀者的兩性愛情模式	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6
第三章 研究方法	17
第一節 研究對象標準	17
第二節 研究步驟	18
第三節 受訪者基本資料	18
第四章 研究發現	19
第一節 認同啟蒙	19
第二節 認同建構過程	24
壹、對自身雙性戀情慾的看法	24
貳、雙性戀者建構認同之路—影響因素	30
第三節 在出不出櫃中做出選擇	36
壹、做出選擇的原因與故事	36
貳、做出選擇後帶來的生命經驗	44
參、當性別於雙性戀身分中被攤開來看	48
第五章 結論與研究限制	51
第一節 結論	51
第二節 研究限制	53
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58
附錄二 訪談大綱	5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我也是雙性戀

高中時，我遇見了一個短頭髮的女生並且與她成為了朋友，一開始跟她相處時都從未出現像戀愛般喜歡的情愫，只認為對方就是一個比較中性氣質的女生，相處起來時也相比其他女性來的舒適，一直到某次因緣際會下發現自己對她竟然抱持著除了朋友的喜愛之外的情感，那時候我才驚覺或許自己正是男女兩個性別都可以接受的雙性戀，於是我開始對自己的性向開始進入了尋找狀態，但因為那時對那個女生只是短暫的意亂情迷，所以並沒有更深入思考關於自己性向的不同，只是在我的潛意識中加入了一個自己或許就是雙性戀的可能性。

上了大學以後，因為科系的關係接觸了更多關於性向的資料，遇到了很多來自不同家庭、不同縣市的朋友，同樣的我也遇見了很多不同性向的朋友，這其中最常見的便是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存在，而他們對於自己性向堅定的認同感令我感受到難以置信，因為對我來說性向的存在總是游移不定的、模糊不清的樣貌，有時我覺得我喜歡男生的某些特質，但有時又對女生的某些特質感到迷戀，儘管被問起性向時我總是說著自己是雙性戀，但事實上我對於自身的雙性戀認同，卻是充滿混淆與不確定性的。我的同性戀朋友告訴我，她們是從小就對同性向的人比較有感覺，也會時常偷看自己有好感的同性對象，而因此確定自己就是同性戀。而我的異性戀朋友則是告訴我，因為他們明確的知道自己對同性沒有興趣，所以自然而然認為自己是異性戀。

我時常對於堅定於自己性向的人抱持著憧憬，甚至有時候會不自覺的認為或許自己是太過貪心，什麼樣的戀情都想嘗試，總感覺自己要堅定一個性向才會顯得足夠成熟、足夠了解自己，有的時候，我甚至會認為或許我根本不是什麼雙性戀，我只是把朋友的喜歡跟戀人的喜歡混淆了，而這種想法，甚至在我交了第一任女友之後，都仍然會時不時浮現出來，這些想法讓我感受到強烈的不安。

與朋友坦承自己交女友的過程中，對方對我的這份感情提出質疑，認

為我只是一時對異性失去興趣，才選擇與同性交往，儘管知道對方所說的話不是真的，但內心還是會因此動搖，雖然我很肯定自己對伴侶的感情，但有時候還是會因為旁人的指點抑或是懷疑，而開始對自己的性向產生不確定心理（但也只是暫時的事情），這讓我開始產生好奇，為什麼我會這樣子？是因為我很容易被影響嗎？還是其他雙性戀認同者也同樣抱持著這種心態呢？最起初我想做這篇關於雙性戀認同的原因，是因為自己自身雙性情慾的不穩定性，讓我很想探究其他雙性戀同志在尋求性向認同時，所遇到的情況，與自身經驗做比較與尋求慰藉，然而當我越加深入雙性戀相關題材的論文時，我發現我有不得不去深入探究的原因。

貳、被隱藏的雙性戀

在我查詢雙性戀相關資料時，我發現台灣很少關於雙性戀的文獻，或者是內容大同小異，台灣會很少雙性戀相關論文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雙性戀一直以來是一個被隱藏的議題，很少被放上檯面上深入研究，又或者雙性戀族群不願公開自我性取向認同，使得研究變得單調死板，難以更加深入討論，另一方面是因為部分學者認為雙性戀模式與同性戀模式可以混為一談，同性戀相關文獻可以套用在雙性戀認同上，卻忽略了雙性戀族群的多元性與差異性。

長久以來，社會對於單一性別的戀愛逐漸形成了一種習慣，而這被稱為「單性戀霸權」，亦即非異即同，陷入非異即同的二元思考，使得雙性戀在社會中幾乎是站不住腳，但在這個情況下雙性戀卻仍然被與同性戀族群畫上等號，殊不知，雙性戀族群不僅僅是在異性戀文化中受到懷疑排斥，在同性戀族群中也被認為是隨時會回歸異性懷抱的「偽同性」，雙性戀彷彿存在於重衣櫃中，王蘋（2007）也提出：「任何形式衣櫃的存在即是壓迫的證據，同性戀或許被鄙視，但其存在不會被質疑；雙性戀同樣被鄙視，可是雙性戀的存在還被質疑」，因此雙性戀者只好將自己偽裝成某一個性向（同或異），隨時在不同單性戀情中轉換成不同性取向認同，甚至也有些還未建構雙性戀認同的人們，因為無法跨越社會對單性戀霸權維護的這道坎，而遲遲無法完成認同，社會上彷彿存在一個很明確的二元（異、同）界線，這使得雙性戀不得不在社會中隱藏自己的性向，並且難以與他人坦白自我性傾向認同，抑或是有無法與自己內心和解，不願面對自己真實性

傾向的狀況發生。

愛不分性別，是一直以來同性戀族群在社會上為自己性向捍衛的口號，然而這句話在雙性戀族群的世界裡，聽起來卻額外諷刺，愛若是真的不分性別，又是什麼原因使得雙性戀必須選擇在異性戀或同性戀中其中一個族群生存呢？我們能夠透過生理構造來分辨男性女性，但是我們又是依照什麼來定義文化性別的呢？如果我們換個說法講，雙性戀所愛的並不是對方的性別，而是某人所呈現的氣質、個性等，性別在感情中是否也是變成微不足道的小事了呢？然而性別是社會建構出來的文化產物，這使得雙性戀族群為了要在社會不受懷疑眼光的活著，而需被迫遵守單性戀世界的規則，除此之外，雙性戀不僅要面對社會眼光，還得承受自己家人、朋友甚至是伴侶之間的不理解，雙性戀往往是社群中的邊緣人，其意謂，雙性戀被社會認為似乎要有兩個性別才能滿足其需求，因此時常被認為是淫亂的、貪婪的、花心的，雙性戀在同性戀社群中被認為是沒有勇氣去對抗父權體制、向異性戀體制決裂的同性戀，而在異性戀社群則又被認為是追求同性戀流行的異性戀，只是暫時對異性戀戀情失去興趣而轉向體驗同性的戀情，最終仍會回歸異性。

然而，當看向雙性戀與其伴侶、家人或朋友的關係時，似乎又好像是另一種結論，原先和某人不相識的某個雙性戀者，如今和某人產生了聯繫，其聯繫所衍生的狀態，也或許會使得某人對雙性戀的看法產生某些不同。對於雙性戀者來說，對親友、伴侶出櫃這件事，遠比同性戀出櫃還來得困難與警扭，因為雙性戀並不是一個被大多數人所認同的團體，儘管已經到了有如此開明想法的現代，雙性戀的存在仍然被多數人抱持著懷疑態度，這使得雙性戀越來越難與親友、伴侶出櫃。我很好奇，雙性戀在這些親密關係中所歷經的生命故事是什麼？在面對情感關係時所遭受到的困擾、猶疑不定又是什麼？究竟雙性戀在不同關係中處境為何？

參、男雙性戀的研究稀少

從現成的性別體制中雙性戀的實踐來看，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3年的調查數據，只有8%的LGBT族群認為社會對於雙性戀男性擁有很高的社會接受度（social acceptance），雙性戀女性一直以來都比起雙性戀男性更有意願公開表示自己的性向，不過，我們很難

輕易判定，很少發現男雙性戀，就代表男雙性戀比女雙性戀少，僅僅只能說願意接露自我雙性戀性向認同的男性遠遠低於女性，在台灣現有的文獻可以輕易發現，專門探討女雙性戀的文獻就佔了所有雙性戀文獻的一半以上（邱廷媛，2021），一直到2021年都僅僅只有幾篇完全關於男雙性戀的研究，分別為2018年的〈恐同對待同性戀和雙性戀男性之精神健康影響〉以及2017年的〈未婚雙性戀男性親密關係之敘說研究〉還有2019年時的〈彩虹雲端世界的使用與滿足：台灣已婚雙性戀男性之行動社交網絡運用及尋求社會支持之關連性研究〉等。因此本論文不僅僅是想探究雙性戀者的性向建構歷程與實踐，我希望能透過比較不同生理性別在雙性戀中呈現模樣，來更加深入探討不同生理性別在建構雙性戀認同可能會遇到的窘困。

伍、雙性戀者的兩性愛情模式

2014年由陳詩婷發表的一篇論文〈在愛裡悠遊—雙性戀與伴侶互動經驗與伴侶互動敘說〉，論文透過訪談發現大多數的受訪者不會因為換了不同性別的伴侶，就換了打扮方式或是語氣上產生改變，但仍然可能會因為與過去不同性別伴侶交往產生的感情經驗，而決定如何和不同性別的交往方式，也可能受性別二元模式所影響，或是照顧者或是被照顧者的角色來回互換的狀況發生，這讓我好奇，若是單從異性戀戀情來看，我們不難發現男女不同性別所在戀情裡扮演的角色可能是不一致的，男性可能要會修理東西、給女伴侶安全感，而女性則可能要懂得做菜或是呈現小鳥依人等等在異性戀情中的模樣，而從同性戀戀情來看，此時的性別二元分法，可能就會開始轉換成不同的模式，而若是雙性戀者悠遊在兩者不同性別伴侶相處中，其相處模式是否會因此產生什麼變化，面臨這些變化他們是如何調適或是如何轉變的呢？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篇論文透過研究18~23歲的男女雙性戀，來一探究竟此年齡的雙性戀者之生命故事，為雙性戀者發聲，希望能透過走進他們的生活，來給其他同樣處於這個年紀的雙性戀者抑或是仍在建構雙性戀性向者資料參考，除此之外，透

過訪談讓受訪者自我思考自己的生命經驗，也望他們能經過此次訪談，為其他雙性戀者發聲。

有鑑於關於研究雙性戀的論文相當稀少，因為這是被社會所隱藏的議題，同時間，研究男雙性戀的論文更是寥寥無幾，希望透過本篇論文除了讓其他學者能更注意到雙性戀相關的議題外，也希望讓更多人重視性別在雙性戀者身上貼的標籤，也期許未來能讓學術界延伸更多有關雙性戀更新穎的議題與想法。

第三節 研究問題

1. 探討不同生理性別下影響雙性戀認同的建構歷程？
2. 雙性戀選擇出櫃抑或是隱匿出櫃的因素與過程為何？
3. 雙性戀在面對不同性別伴侶時，其相處模式是否會不同？有什麼不同？

第二章 文獻回顧

何為雙性戀？雙性戀，亦稱為雙性向，一般指能夠受到男女兩性別吸引，產生愛慕感，並能建立浪漫關係的一種現象。台灣的雙性戀團體—拜坊，將雙性戀定義為不只喜歡一個性別的人，而早在 80 年代時，克萊恩（Fritz Klein, MD）提出了一個性傾向量表（如表 1），其中包含七個變相，分別為性吸引力、性行為、性幻想、情感偏好、社交偏好、異性戀/同性戀生活方式、自我認同，這些變相都被當成參考的指標，且還加入了時間的面向，肯定情慾會受到時間以及這七個變相流動的可能性，認為情慾不僅僅需受限於性的層面，而是尊重個體對自我情慾認同的定義，

表 1. 克萊恩性傾向量表

	變項	過去	現在	未來
A	性吸引			
B	性行為			
C	性幻想			
D	情感性偏好			
E	社交偏好			
F	生活型態偏好（異／同性戀／雙性戀）			

A 性吸引：什麼性別對你最有吸引力？

B 性行為：你和什麼性別曾有過性行為？

C 性幻想： 你對什麼性別曾有過性幻想？

D 情感性偏好： 你比較願意與什麼性別建立強烈的情感關係？

E 社會性偏好： 你比較願意花時間與什麼性別相處？ 與哪個性別的人相處感覺比較舒服？

F 生活型態偏好（異／同性戀／雙性戀）：你社交圈內的人們性傾向認同為何？

*過去：在過去 12 個月之前

*現在：在最近 12 個月內

*未來：你認為你未來將會是

雙性戀理論於國外最早出現於1990年代，受到酷兒理論的啟發，1992年時Elisabeth Däumer發表了"Queer Ethics; or, the Challenge of Bisexuality to Lesbian Ethics"這份文章，是為第一份將雙性戀理論化的出版物(Hemmings, 2002)，1993年時，華盛頓同志大遊行更是將「雙性戀」納入遊行名稱中(Turker, 1995)。

而在台灣，雙性戀詞彙同樣於1990年代開始持續在公眾面前亮相，於2003年時，更是將同志一詞含括雙性戀與跨性別者，並將英文名稱改為LGBT，包含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Bisexual)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LGBT一詞最早於1988年的美國出現，是為美國雙性戀族群努力而換來的結果，而台灣直接將其結果沿用，缺乏了掙扎與溝通的過程，這使得雙性戀可能在某些部份發生壓抑或是噤聲的結果，最明顯的是，台灣人民將雙性戀歸類於同性戀的一環，卻忽視了雙性戀在同性戀中同樣遭受到歧視，雙性戀的身分宛如存在於雙重衣櫃中(心靈工坊, 2017)。1999年時，在台灣第四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由徐佐銘發表了台灣第一篇關於雙性戀的學術論文，相較於國外早些於1980年代就開始著手於雙性戀運動、發起社群網站等等的行動，台灣明顯落後許多，然而，那時大部分雙性戀相關文獻，不是將雙性戀視為朝向同或異的過渡期，就是將雙性戀歸屬於同性戀文化、研究中，此時的雙性戀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的主體、團體性(曾漢津、游美惠, 2008)。

2001年時，PPT社群出現了Bi版(雙性戀版)，給了雙性戀族群紓壓心情與尋求認同的地方，這說明著雙性戀開始在網路上有了一席之地，給了未來許多對雙性戀認同有不確定感的性向疑惑者多了可以參考與討論的空間。2007年時，一個雙性戀團體—「Bi The Way, 拜坊」成立，是為台灣第一個雙性戀相關網路社群，是為ppt雙性戀版與其他雙性戀相關5466版的幹部一同發起的，拜的諧音「bi」，意旨雙性戀族群的英文縮寫(bisexual)，拜坊不定期會在全台灣持續舉辦活動，讓更多人了解雙性戀族群，成為一個為雙性戀族群發聲的管道，也更讓雙性戀族群能有個依歸之地，能夠尋找與自己相似的人並且得到相關資訊(陳素秋, 2015)，

一直到此一時期，雙性戀才漸漸從被研究、代言的客體，轉變成有自主意識、發聲管道與行動的一個主體（曾漢津、游美惠，2008）。

相較於同性戀相關理論的豐富程度，雙性戀理論遠遠不及，原因除了雙性戀鮮少受到關注以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有部分學者將雙性戀與同性加異性戀畫上等號，認為同性戀的模式可以投射在雙性戀上面，不需要再多做同性戀以外的相關理論來輔佐雙性戀認同建構模式，因此目前較為有名的雙性戀認同形成理論的學者只有兩位，分別是 Weinberg 與 Bradford 等人，然而此兩人的理論仍然可見同性戀理論中 Cass 的同性戀建構模式影響，因此連同 Cass 的理論來一一介紹，以下是三位學者分別提出的理論，我將做出總結表格來將三者理論做出比較：

心理學家 Cass 在 1979 年提出了性別認同形成模式，他概括了同性戀認同建構的歷程將其分為六個階段（如表 2），分別為認同困惑（identify confusion）、認同比較（identify comparison）、認同容忍（identify tolerance）、認同接納（identify acceptance）、認同驕傲（identify pride）與認同統整（identify synthesis）。

表 2. Cass 同性戀建構六階段

Cass 同性戀建構六階段	解釋
認同困惑	察覺自己會被同性吸引，隨之出現認知混淆、困惑抑或是感受到較為不同的情緒等。
認同比較	開始尋找學習與自己認同有相關的人事物，接納自己可能是同性戀的可能性。
認同容忍	他們無法輕易與身邊人表明自己的性傾向，選擇接觸同樣為同性戀的族群。
認同接納	個體逐漸對同性戀產生身分認同感，也會適度的自我表露性傾向給身邊親近的朋友知情。
認同驕傲	融入同性戀的圈子，驕傲自身情慾，排

	斥異性戀族群。
認同統整	打破對立感，接納和自己不一樣的人，也更能夠公開揭露自己的同性傾向。

不過 Cass 的性別認同形成模式，主要是以男同性戀為主要研究對象，其結果是否可以概括到女同性戀身上，仍然受到很多人的質疑，並且有部分學者的提出批判，認為 Cass 的理論太過強調現身與社會整合的必要性，也就是同志採取出櫃的舉動，才能稱作成熟的同性戀這方面受到很多人的抨擊（陳素秋，2016），因這樣的必要性可能會使得同志產生龐大的壓力去面對出櫃這件事，而對於社會整合則有學者 kitizinger（1987）提出，將同性戀能在異性戀社會中感到自在且與異性戀關係友好作為最高發展階段，無疑是在顯示出作者的價值偏好取向，也就是對社會產生適應，而不是批判整個社會對於異性戀戀情模式的霸權，過去多數學者概括性的認為同性戀理論可以直接投射到雙性戀上，但是接下來出現的兩位學者雖然受到 Cass 的理論影響，仍然提出了雙性戀與同性戀建構認同過程的不同之處。

1994 年，Weinberg、William 及 Pryor 等人發表了 Dual attraction 一書，此書籍研究了 100 位雙性戀（49 位生理女性、44 位生理男性與 7 位跨性別者），提出近代較為重視的雙性戀認同建構模式，其模式分別為：初始混淆（initial confusion）、發現與應用雙性戀標籤（finding and apply the label）、穩定認同（settling into the identity）與持續不確定（continued uncertainty）（如表 3）。

表 3. Weinberg 四階段雙性戀認同模式

Weinberg 四階段雙性戀認同模式	解釋
初始混淆	<p>初始混淆階段分為兩個狀態：</p> <p>第一個狀態是對自己性取向的掙扎與懷疑，無法面對自身的同性情慾與異性情慾同時存在的情況，同時因為沒有可以解釋自我性取向認同的標籤，而感到困惑、混亂和迷茫。</p> <p>第二個狀態是需對抗自己的恐同心</p>

	態，難以去面對自身同性情慾，所以選擇逃避或隱匿。
發現與應用標籤	雙性戀此名詞對不熟悉雙性戀的存在之人有很大的幫助，有助於建構初步的雙性戀基礎，為了適應這個雙性戀標籤，個體透過查詢相關資料、接觸雙性戀社群，以及與心理治療師、親友、伴侶溝通等經驗，來建立雙性戀認同。
穩定認同	更能完整的認定自己的性向，通常雙性戀穩定認同的時間要遠比同性戀更久，可能是好幾年的時間，此階段的雙性戀者已經能用正向態度接受自身情慾，變得不在乎身邊對雙性戀抱持負向情緒的人們，不過，他們仍然需要親朋好友的多加支持。
持續不確定	與同性戀認同模式不同的是，雙性戀建構認同過程沒有結束的一天，因為持續性的混淆與懷疑狀態正是雙性戀認同模式所存在的一項特性，雖然能夠自我接納，但仍然會持續存在著懷疑、不確定心理。

Weinberg 提出了與 Cass 最後一個階段認同整合完全不同的結論，那就是持續不確定性，雙性戀建構過程將可能是不斷猶疑、重複回朔的，不會是一個線性前進的狀態，Weinberg 等人認為，雙性戀建構會有持續的不確定性的原因，是因為首先，雙性戀者缺乏社會大眾的認可與支持，懷疑的聲浪可能是使得雙性戀自我認同猶疑不定的原因，雙性戀不僅僅會被異性戀結構打壓，被認為是偽裝成異性的同性戀，更可能被同性戀族認為隨時可能投靠回異性戀懷抱中的偽同性戀，雙性戀一方面處於社會中的不認肯，一方面處於受到雙重壓迫的雙重衣櫃中。

其次，是針對女雙性戀提出的問題，受到來自女同性戀社群影響其認同為

女性主義者，有些人會認為若是有同性情慾卻跟男人在一起，等於是出賣了全世界的女性（激進女性主義者思想）。

最後，雙性戀者缺乏可以參考的資料抑或是雙性戀社群的支持，尤其是可以參考的楷模角色，資訊量的稀少抑或是混亂資訊，將使得雙性戀無法持續的穩定雙性戀認同，尤其很大一部分的雙性戀者沒有接觸過同性性行為或是交往所以無從確定，也有一部分人在經歷不同性別伴侶關係時，會質疑自己雙性戀的情慾。

2004年時，Bradford提出了雙性戀認同理論，其研究訪談了20位自我認同是雙性戀的男女（性別人數分配各半），提出了同樣是為四階段的雙性戀認同理論（如表4），分別為質疑現實（questioning reality）、建立認同（inventing identity）、維護認同（maintaining identity）、轉化困境（transforming adversity）。

表 4. Bradford 四階段理論

Bradford四階段理論	解釋
質疑現實	對抗自我懷疑，因雙性戀標籤被現行文化脈絡否定，因此無法定義自身情慾，對現有情慾感到懷疑。
建立認同	面對個人真實情慾，開始為了建構認同而開始尋求意義。
維護認同	開始對抗遭受到同性與異性戀社群壓迫的窘境，為避免邊緣化，嘗試參與特定雙性戀社群活動，以為了強化與維護自身認同。
轉化困境	是為Bradford理論的核心，此時個體開始採取社會行動，在確信自身認同後，為了改變社會對雙性戀的負面看法，選擇透過行為，來抵抗文化中的歧視與偏見。

Bradford認為，比起Cass同性戀認同最後的認同整合，也就是要同性戀族群開始與異性戀族群進行關係整合，融入異性戀社會，他更認同超越既有文化框架的歷程，他認為透過參與行動的過程，更能深刻建構自身雙性戀情慾，

也更能達到建立自主性，並能接納與他人有所差異的這個社會，以下表格（表 5）是 Cass 理論與 Weinberg、Bradford 理論的比較。

表 5. Cass 理論與 Weinberg、Bradford 理論的比較

Cass理論	Weinberg理論與Cass理論比較	Bradford理論與Cass理論比較
認同困惑	兩者理論中皆有提及關於對自身情慾認同的困惑與混淆，不過Weinberg理論中更提及「沒有可以解釋自身情慾」的狀況，使得雙性戀者更加迷茫。	皆提及對自身情慾感受到困惑，與Weinberg相似的是，他也認為沒有明確的雙性戀文化給個體參考，所以更無法定義自身情慾。
認同比較	兩者理論皆闡述此階段會開始透過查詢資料抑或是透過其他人的幫助來建構認同。	為了建立認同，此理論的個體也開始尋求意義來建構認同。
認同容忍	X	X
認同接納	與雙性戀理論不同的是，同性戀是已經建構自身認同一段時間後才敢將自己同性情慾讓身邊人知情，然而雙性戀者在告知身邊人自身情慾時，可能仍然是抱持著不確定心態，他們需要身邊人的支持才能更加確認性向。	X
認同驕傲	X	與Cass理論相同，開始接觸雙性戀社群以強化自身認同以及防止自我被社會邊緣化，不過並沒有像Cass理論一樣偏激，沒有透過排斥任一方族群來維護性向認同，而是更頻繁參與雙性戀社群活動。
認同統整	相較於Cass的理論呈現於一個線性型態，認同形成後將終身不變，雙性戀認同過程沒有結束的一天，他們持續存在於不穩定	Cass將整合進入社會是為同性戀者成熟的表徵，然而Bradford卻認為與社會結構的抵抗，參與社會運動或是採取行動

	的狀態，這是雙性戀與同性戀認同差異最大的地方。	抵抗僵化的社會結構才是真正成熟的表現。
--	-------------------------	---------------------

正如前面所提及，多數學者會認為同性戀與雙性戀模式沒有太大的差別，同樣的，社會上對於雙性戀的觀點，也是將其歸納於同性戀陣營，認為雙性戀就是處於同性戀的一環，卻忽略了雙性戀正處於一種被隱藏、被忽視，甚至是被模糊化的狀態，雙性戀族群不僅僅被異性戀社會排斥，同樣的也受到同性戀族群的懷疑與誤解，時常背負著許多非事實的污名，像是騎牆派、雙插頭、感情不忠、花心等等，也因此為了避免這些情況發生，多數雙性戀會選擇在不同性別中，扮演擁有不同情慾的角色，與同性交往就偽裝自己是同性戀，反之亦然，在社會的單性戀霸權之中，受限於雙重衣櫃，難以走出。多數人都將雙性戀定義成異性戀加同性戀，將雙性戀情慾使用二分法來解釋，而忽略了其特殊性，因此造成雙性戀者選擇發展雙重生活，在異同之間選邊站（李淑敬，2004）。

雙性戀在社會中所要面臨的問題，幾乎都是不被理解、資訊量不夠多所造成的結果，這種社會早已建構好的文化與意識型態的壓迫，造成了雙性戀必須經歷更多的窘境，譬如社會的單性戀霸權、自身雙性戀恐懼、雙重衣櫃的壓迫、被隱藏不被重視的雙性戀情慾以及華人思維的影響（邱廷媛，2021），都深刻的烙印在雙性戀者所走過的每條建構認同的道路上，那些壓迫彷彿是一個個陷阱，無意識掉入陷阱的雙性戀者，將會越來越難以面對自身情慾。

單性戀霸權與雙重衣櫃的壓迫，兩者皆是雙性戀標籤太過薄弱，太容易被撕掉的緣故，單性戀霸權是以單一思維去做思考的，亦即人是只有單一性取向的，不是異就是同，而雙重衣櫃的壓迫也同樣是單一思維下的產物，異同性戀族群太過強調單一性向的唯一性，進而對雙性戀情慾產生懷疑，受到懷疑與不被承認的雙性戀族群，便相同的會時常懷疑自身情慾。

至於自身雙性戀的恐懼與隱而不見的雙性戀情慾其實是一個漸進性的結果，因為社會上沒有足夠的資料與模型讓雙性戀者參考，沒有足夠大的支持與承認聲浪讓雙性戀勇敢面對自我情慾，於是這些雙性戀者變成為了在社會上隱而不見的存在，事實上無論是異性戀、同性戀或是雙性戀都可能會遇見無法認同自身情慾的恐懼感，然而雙性戀在社會上更是被汙名化，並且可以做為參考

的資訊又非常稀少，其群體會更難走出對自身情慾的恐懼感，而這個恐懼感會讓他們更選擇在社會中隱藏自身情慾。

其實總歸以上，缺少資訊（無論是對雙性戀者本身或是對社會大眾）與缺少社會認同是造成雙性戀情慾無法輕易建構的主要原因，就算建構了，雙性戀族群仍然可能會選擇將自身情慾隱匿起來，尤其是華人文化中，較重視家族和諧、家族利益與傳宗接代，甚至華人家庭很重視在親戚前的面子問題，這件事更是使得雙性戀在出櫃時所面對的壓力，又多了一層，事實上華人文化的阻礙在男雙性戀（或是男同性戀）之中來談更顯而易見，其原因可能是「孝」字文化深刻的影響著男同、雙性戀，自古以來，孝道的規範意義一直影響著華人文化家庭的關係，尤其注重子女的孝道義務來回報養育自己的父母，且某研究也指出父母對兒子的孝道責任期待高於女兒，且通常身為兒子的一方也會對自身的孝道期待更有責任感，更不願意辜負父母的期待（林如萍、鄭淑子、高淑貴，1999）。「傳宗接代」一直是華人文化中，社會與家庭對兒子的期待，兒子為了要繼承香火與父權遞移來鞏固體制，必須踏入與異性的婚姻，並且生小孩來延續自家血脈，而因此若男同、男雙性戀和家人出櫃，相當於給自己加上了「不孝」的標籤。

事實上不僅如此，男雙與男同性戀一直是社會上更加隱密的存在，相比女雙或女同，他們更加隱匿自身性傾向，其原因除了華人社會的阻礙外，同樣也包含社會對於其性別氣質所抱有的期待，一直以來人們將男性的個性特質幾乎套上了陽剛等的期望，這使得男性也在成長的過程潛移默化自身的模樣以及他人的模樣，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男性對同性與雙性的接受程度遠遠低於女性（張德勝、游家盛、王采薇，2013），對於男性來說，男同志顛覆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陽剛性別氣質，有損男性之間的男子氣概，這或許跟男性相較於女性更容易產生恐同的個人信念、以及無法輕易對自我性傾向產生認同的原因有很大關係。

對於雙性戀來說，除了性向建構過程的艱困，在與伴侶相處時，也同樣可能會因為自身性向認同而出現狀況與問題，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由於華人社會的性別傳統框架與性別二元化所造成的結果，社會會因為不同性別，給予不同的性別期待，例如，男生可能會被期待堅強、勇敢、獨立自主遇到事情不輕易掉眼淚，如果是女孩，則被期待要溫柔、善解人意、說話輕聲細語、要做個端

莊的淑女等，而在於異性戀關係中，男性那一方會被期待有力氣、有擔當、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在事業上有所成就，養家的重責大任通常會被強壓於男方肩上，買車買房，以為讓家人能過上安穩的生活；而女性的一方，都會被社會期待進入婚姻，生兒育女，承擔照顧家庭的責任，陳榮英、楊幸真（2010）也發現，面對異性戀愛情關係的互動，受訪者雖然認同現代社會的性別分工與特質上已經不同以往，但卻在行為與思想上卻又明顯擺脫不了異性戀男陽剛、女陰柔的傳統性別角色互動模式，認為理想中的男性伴侶應擔負起付出、照顧女性的責任，而女性則屬於被疼惜、照護，展現溫柔、順服的一方。事實上，雖然如今已經是個思想相當開放的社會，然而社會上的性別腳本（gender scripts）卻仍然存在於所有的生活面向中，解釋著性別在各式各樣的情境中應該要出現哪些行為，其塑造了男性與女性化的一個面向，甚至指引著親密關係的維繫與發展（Patterson, Ward, & Brown, 2013）。

在同性戀世界中，為了區分角色與互動分工的不同，仍然因此而發展出了同志角色辭典（陳詩婷，2014），此辭典在男女同志世界中，區分出了很多不同角色，在女同性戀中，分別分成了三個角色設定：T、婆（P）與不分，此依據是依照外表（短髮、長髮等）、氣質或是行為上的差異來做區分，而在男同性戀中，則透過互動關係上來區分成：葛格(1)、底迪(0)（如下表 6）。

表 6. 同志角色辭典（陳詩婷，2014）

女同志	T	自我認同、行為與氣質或裝扮較為陽剛的女同志
	P(婆)	自我認同、行為、氣質或裝扮較為陰柔的女同志
	不分	氣質無法歸類或愛慾的女生多元化
男同志	葛格(1)	關係裡較為體貼與主動照顧者
	底迪(0)	關係裡偏向受到對方照顧與且較為任性的人

Driggs 與 Finn (1988)認為同志伴侶關係的有利之處在於雙方在性別角色上轉變的自由，以及同性之間關係的契合度(intragender empathy)，因此可以說是不受到傳統性別框架的影響，社會性別期待在同性之間影響力甚小，以一種平等的基礎來建立彼此的互動模式，滿足各自心理與生理需求，然而在異性伴侶關係中，大部分的伴侶都無意識或是下意識扮演著社會所期待的性別角色，不自覺地演出生活所塑造出的社會腳本。

雙性戀在異同之間情感徘徊，在與同性交往時，因為缺乏社會制度支持作

為兩人外在的規範，因此面對衝突時，雙方都能放低姿態去做溝通，找到彼此適合的相處模式，而跟異性交往時，則可能受限於社會的性別傳統模式與性別二元分法，而選擇參考異性戀規範來做相處上的調整與溝通，也可以說，雙性戀在與同性交往時的標準與規範可能較低，可以透過溝通與改變來調整自己的心態，Pennington(2009)曾對於雙性戀者的關係與角色互動情形進行訪談，其研究結果發現雙性戀者在與異性伴侶相處時，仍然會受到傳統的二元性別的影響，但雙性戀者若與同性別伴侶相處則會以溝通、協商的方式來相處，並且研究中提出，女雙性戀者在不同關係互動時，展現更為多元、彈性的行為樣貌與角色。

從以上的討論來看，雙性戀的建構過程，每位學者都提出了不同的想法，在不同文獻中也可以看到每位受訪者，都因為有著不同的家庭、經歷與生活而有著更加不同的情慾建構歷程，可以肯定的是，幾乎所有雙性戀者在建構過程時，都對自身情慾產生過懷疑與不確定，而這些懷疑情緒是如何產生的？是什麼阻礙了他們向他人接露自身情慾的結果？雙性戀者又是如何面對異性戀、單性戀霸權的鞏固？在與伴侶相處時，其模式是否又可能受到性別二元期待的影響？他們又是如何去適應的呢？本研究希望能透果訪談雙性戀者，來加以分析與討論其結果，期待藉由本研究，來更一探究竟雙性戀者的建構歷程與實踐模式。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除了研究雙性戀在建構性向認同歷程中的生命故事，同樣也希望能一探究竟雙性戀認同的實踐，也就是雙性戀者在與不同性別伴侶相處時會是什麼模樣。本研究期望透過半結構式訪談來深度分析雙性戀者的故事，分別訪談三位生理性別為男性、四位生理性別為女性的雙性戀者，探討不同性別雙性戀者在社會中的樣貌，因本研究的受訪者較不易找到，且有明確的受訪者範圍限制，因此透過滾雪球的方式尋找研究對象。

第一節 研究對象標準

本研究尋找研究對於訪談對象的考量有三，第一，受限於本篇論文須在限定時間內完成的考量，須尋找確定自身認同為雙性戀者的受訪者來做訪談，來減少訪談內容範圍擴大的可能性，第二，訪談者設定年齡為 18~23 歲的受訪者，時間設定在現代的原因，是因為本研究期望能夠透過研究現階段雙性戀的模樣，來給仍在雙性戀認同路程上感到迷茫、抑或是對雙性戀研究有興趣的人們參考，而至於研究此年紀的原因，是因為參考冉毅浚（2003）的研究結果，他以 Newman 與 Muzzonigro 的雙性戀認同三階段為架構，統整國內雙性戀認同歷程的主要階段有三：分別為感受期、察覺困惑期跟接受期，在他的資料中他將 13 歲以前的小學階段歸類於感受期，13~18 歲的年齡納於察覺困惑期，而最終將 18 歲之後，高中畢業或是進入大學階段的時期定義為接受期，接受期的解釋為：「此時期雙性戀者知道自己的性傾向，接受並認同自己是個雙性戀者，接觸雙性戀資訊，也與他人愛戀或真正發生性行為。」，因此本篇論文以 18~23 歲年齡層的雙性戀為主，因此階段的雙性戀絕大多數都可能是剛建立好雙性戀認同、抑或是第一次和不同性別交往的年紀，讓筆者更能夠一探究竟雙性戀剛被建構時的原貌，而減少因為受到社會經驗、年齡、思想等轉變影響，而產生太大改變的結果。第三，本研究須尋找男性與女性的樣本，為了要研究男女雙性戀所面臨的不同的窘迫、同時也想對兩者性別做比較，比較不同性別在雙性戀路程上分別需要面對的意識形態、伴侶相處模式以及選擇是否出櫃的原因。

第二節 研究步驟

透過身旁朋友的推薦、網路招募等方式，來尋找願意參與的受訪者，預計有 1 次的電話訪談，透過通訊軟體（社交軟體、email 或是電話）等作為電訪工具，對方在電話訪談過程中無法輕易說出口的、無法於當下表達的事物，也可以藉由訊息傳遞來做更深度的談話，同時也可以透過通訊軟體來更快速的訪問對方訪談當下沒有訪問到的問題。

第三節 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性傾向認同	交往經驗
小橋	女	雙性偏異	
葳葳	女	雙性偏異	
地瓜	女	不分	
家研	女	雙性偏同	
小翔	男	雙性偏同	
Axon	男	雙性偏同	
元純	男	雙性偏異	

第四章 研究發現

至今我們的社會，歷經了同志公投、政策更替，以及新世代新觀念的來臨，雙性戀於身於社會中的處境開始有了細微改變，其建構性向認同的方式與模式也產生了些許的變化，正如 Cass 提出的同性戀認同建構過程一說，他在文末提及，當未來社會對於同性戀的態度與期待有所改變之時，其認同建構過程也會因此產生改變。本篇研究探討的受訪者是 18~23 歲年輕世代的雙性戀者，其建構認同的過程、出不出櫃的決定，以及和不同性別伴侶的相處模式，接下來，進入研究發現的部分，全部將分成四大節，分別為：認同啟蒙、認同建構過程、在出不出櫃中做出選擇，以及雙性戀的戀情經驗。

第一節 認同啟蒙

正如文獻回顧中三大學者提到雙性戀建構自身認同時，會經歷不同的過程，但無疑沒有任何一個理論是能一發現自己的情慾，就果斷接受自身雙性戀情慾的說法，發現自己可能對兩性別都能存在情愫，和確信自己就是雙性戀這件事情兩者其實有著相當大的差別，簡單來說就是存在著時間差，這當中可能經歷了認同的否定與迷茫，甚至是認同的轉折與再啟發，從不同雙性戀與同性戀論文中也能發現，多數雙性、同性戀會在自身情感經驗的展開中發現自己的性傾向，以本篇受訪者來說，部分受訪者在啟蒙自身情慾時，多半是發現自己對原先自己認定的另一性別產生了不一樣的情愫。

家研是一位短髮，外型比較像 t 的女雙性戀，她的聲音比起其他女性來得低沉，在回答問題時也表現得相當淡定與平穩，父母親從小離異的她，小時候與爺爺奶奶住在一起，雖然父親之後有將她接回家住，但是從小和父母不常接觸的她，仍然和他們有著相當的隔閡，這使得他從小就是一位相當獨立的孩子。他原先將自己的性向分類在同性戀，一直到出現了他也感興趣的異性對象：「我覺得我是先覺得自己是同性戀，之後才發現男生我也會有喜歡的感覺，就是可能國小隔壁座位的男生，然後覺得他好像蠻可愛的……」

同樣類似的，葳葳在啟蒙自身認同上，和家研的經歷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葳葳是一位短髮及肩的女孩，個性比較害羞的她，從小不太和家人談心事或是感情問題，她的母親從小對她的教育軟硬兼施，但是葳葳在提及母親的教育時，說到了母親很不容易對葳葳的努力感到滿足，這使得她從小缺少母親給予的鼓勵，葳葳提及她的啟蒙之事：「大學的時候吧！那時候生活有遇到一個，感覺還不錯的女生，不知道為甚麼就是覺得，對她有不一樣的感覺，就是他們都說得 t 的那種……」

雙性戀者在起初，會先將自己性向定位於異性或是同性其中一邊，並非從一開始就馬上確信自己的性向。從家研和葳葳的例子可以發現，某些雙性戀者會因為對不同性別的人產生戀愛情愫，而因此對自身性向有了啟蒙，然而，家研認為發現自己對不同性別的情慾，並不能因而確信自身性向，家研說：「但那時候，我那時候還是會覺得，自己還是偏同性戀，到國中吧，國中才比較確定，國小有點太小了，就好像覺得我好像可以喜歡這個男生。」至於葳葳則表示：「我剛發現自己可能是的時候，我也有一直查(網路)這個是甚麼樣子、是怎麼一回事。」而在詢問葳葳是否有在這個階段感受到任何負面的情緒時，葳葳回答到：「不會欸，因為我室友也是雙性戀。」，葳葳在發現自身認同時，首先是先去網路上尋找與自己相似的例子，甚至是追蹤一些同性戀、雙性戀的網紅，以及關注有在解釋相關情慾的文章，像是女人迷等等的 instagram 帳號，為了更加了解雙性戀這個社群的模樣，同時，葳葳的室友是雙性戀這件事，讓他有一個活生生的資料可以參考，甚至可以與其室友互相討論。此一舉動正好符合 Weinberg 提出的四階段雙性戀認同模式中的第二階段，發現與應用標籤，雙性戀者為了建構初步的雙性戀基礎，而透過查詢資料、接觸雙性戀社群等等方式來獲得想法的支持。

家研僅有與同性的曖昧經驗，而葳葳雖然僅有和異性的交往經驗，但曾經有和同性曖昧過，雙方都在某一個性別上甚至兩性上，沒有交往的經驗，儘管如此，他們兩位仍然能夠明確確定自身雙性戀情慾，由此可見，並非所有雙性戀者都得要有兩性交往經驗，才能夠確信自身雙性戀性傾向。

元純是一位微胖、有著中分捲捲劉海的男雙性戀，他是一位駐唱歌手，熱愛彈吉他與唱歌的他，時常透過創作音樂來抒發他的心情，他回答問題的語氣、內容，都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充滿知識與時常在思考的男性，在闡述其與家人的互動模式時，他與姊姊的互動模式引起了筆者的注意，他表示姐姐是一

位個性強勢，在溝通上蠻不講理的女性，無法理解姊姊狂暴個性的他，開始思考他在另一半條件的追求上，必須是個性好的人，而他認為個性好並不局限於男生或女生，進而認為或許在交往條件上，不應放進性別這個選項，他提到：「……我覺得我和我姊的關係，讓我之後開始思考我另一半的模樣，我不是所有男生都能接受，我是性格好的我可以接受，性格對的人、性別不對沒有關係。」

小翔有著一雙濃眉大眼，精緻立體的臉蛋，儘管他在一開始告知筆者自己是一位不太會講話的人，但在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小翔是一位相當健談且多話的男性，這跟他高中是康輔社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時常需要跑活動認識其他人，讓他的個性磨練的相當具有親和力。小翔和母親的關係，因為高中的一場大吵而拉近了距離，因為父親生病的關係，使得母親不得不堅強起來，看到母親如此堅強努力的小翔，也因此開始成長，雖然會跟母親撒嬌，但是不會讓母親太過擔心自己的事情，這使得他成長成一位獨立、為生活負責的人。

元純和小翔在啟蒙認同上，不是因為自己先對原先認定的另一性別的人產生喜歡的情愫，而發現自身認同，而是他們發現另一性別的人對自己有喜歡的情愫，而他們並不排斥對方的喜歡，反而感受到小鹿亂撞、想念等的情愫，因而發現自己可能也會喜歡男生這件事，小翔提及：

……高一遇到了一個男生，就是社團的校外學長在網路上跑來跟我搭訕，然後就發現，欸好像可以，雖然對他好像沒興趣，但發現，欸我好像可以接受，或是有一點小鹿亂撞的感覺，就是不一樣的情愫啦！……

元純也提到，

……我高中有個男生喜歡我，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畢業才知道，反正就畢業的時候，他跟我說，欸我其實蠻喜歡你的，然後我就是覺得，因為我基督徒嘛，我覺得超怪，但之後我發現一件更噁心的事情，就是我開始想他，就是因為它消失了嘛！我開始想他，我想到他的畫面都很怪，我是想到他的，本來的相處畫面，我會想到，如果他是女生有多好……

元純和小翔不同的地方在於，元純在敘事他的啟蒙經驗時，可以明顯地看

到他在發現自己可能喜歡男生時，所流露出的厭惡、懷疑，且難以置信的情緒，從他闡述其想念的情緒是一件「噁心的事情」，以及期望對方性別是女性等的想法，都可以看出他發現當下，對自身情慾是排斥的，正如同 Cass 提及同性戀在最初建構自身性向時，會先經歷認同困惑，同樣的 Weinberg 和 Bradford 也分別提出了初始混淆與質疑現實等有著相似內容的理論，亦即他們認為，不論是雙性戀還是同性戀，在一開始發現自身情慾時，並不會馬上將其與自身做連結，而是首先質疑、困惑，甚至是排斥。

小翔透過與同性別的人聊天，漸漸建構起雙性戀認同，並且在第一次跟男性交往時確信自身雙性戀情慾，而元純則是因為本身對哲學理論充滿興趣，因此會時常對自己的生活模式進行思考，並且他提及了他建構認同並非一件事與一件事的關係，而是很多個不同小事情，讓他慢慢建構起他的雙性戀認同，元純提及：

發生了很多很多小事情，我才慢慢的發現我男生也可以，像是我發現這個男生很溫柔、要是她是女生有多好、有些男生的特質是我喜歡的，我一定會想辦法佔有你，我希望能跟他們有親密關係，但在某些男生上，我確實保持著高度親密的友誼關係，我發現愛情跟友情的界線，好像沒有那麼明顯，我是指愛情跟友情的界線喔！這個人讓我感覺超想跟她當朋友，他的個性 nice 到我會想單獨擁有它，我覺得友情跟愛情是一線之隔，所以我說為甚麼（友情與愛情的分隔線）會讓我感覺沒有那麼明顯，因為我在男生身上發現這件事情，於是就引發一系列的薛丁格爾的貓的思考，一系列觀測我自己的行為。

除此之外，元純更是提出了他對於情感開始思考的最初原因，他認為自己的情感最初都發芽於佔有慾，因為強烈佔有慾的存在，才讓他對不同性別的人都能抱持著喜歡、渴望的態度，從而發展出雙性戀的性向，元純說：

……我覺得我的雙性戀蠻來自……，我在想我的雙性戀甚至來自於我的佔有慾，就是我跟你談戀愛了，所以你是我的了，我佔有慾非常強，但其實我蠻多時候我都在控制我的佔有欲，像是就算是我的朋友要出去喝酒，我也會想要跟，就算他的那群人我都不認識，我都會覺得幹！你怎麼沒約我……

Axon 雖然是大學生的年齡，但目前已經休學，平常則是在做一些外拍模特

的工作，Axon 的個性開朗健談，然而當問起他和家人的關係時，他表示他們全家人都不太會跟彼此相處，父母雖然對外人很熱情，然後放推到自己家裡，彼此都會變得相當悶騷。雖然 Axon 在感情經驗上非常豐富，無論在男性還是女性上都有過完整的交往經驗，但是喜歡上或與另一性別交往的經驗並非開啟他雙性戀情慾的關鍵，Axon 提及：

國中，那時候上健康教育課的時候，那個時候老師就提到所有人都是雙性戀，只是會比較偏向男生或是女生，對所以從那時候就覺得，其實大家都是雙性戀，所以我就把自己定位在雙性戀。

Axon 在啟蒙時，接觸到了生命中概化他人（老師）分享的生命經驗，讓他們對自己的性向開始產生轉變的想法，Axon 在國中時期接收了老師對性向的想法，並且內化成自己的，不過，那時候的想法和他現在的想法似乎產生了出入，在談及他的戀情時，他提及有一任他的交往對象聲稱自己是雙性戀，然而他認為並不是如此，Axon 表示：

他（某任伴侶）自己也是說他是雙性戀，但我覺得……，我也不知道怎麼講耶，因為有些人會說自己是雙性戀，但我會覺得說他只是想要隱蔽他自己是同性戀這件事情，有些人是這樣啦。

時間累積、年齡增長以及他所遭遇到的人事物，讓他對人人都是雙性戀的觀念產生了不同以往的想法，不過不可否認的，國中的這件事仍然建構了他在心中認定自己是雙性戀的認知。

在訪談的過程中，筆者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小橋是一位對自己的生活相當有主見的人，她認為做自己比起任何事都來的重要，她是一位個性相當直爽與率真的女雙性戀，小橋的母親是一位相當嚴格的人，時常會控制小橋的生活，母親嚴格的教導促使她塑造出叛逆與固執的個性，這樣的控制，反而讓小橋開始尋找自己的模樣，在啟蒙自身認同上她提到，「我覺得跟我媽有關係，因為我媽是一個傳統的人，我就喜歡跟他唱反調，媽媽平常管太嚴，反而讓我去尋找自己是甚麼樣子。」對小橋來說，叛逆的心態反而促使她發現另一種性向的可能性。

第二節 認同建構過程

在筆者的訪談中，其實可以發現，大部分雙性戀者在描述自身啟蒙和確信性向的事情，是相當模糊的，幾乎沒有受訪者可以非常詳細或是肯定的描述自己發現雙性戀可能性的那個時刻，因為正如同前面所說，雙性戀者的建構並非一件事與一件事的關係，而是有很多不同影響的因素，雙性戀者因為受到某一理由啟蒙自身性向，接著透過逐漸摸索來確信自身的性向，這裡的逐漸摸索，對雙性戀者來說是相當零碎的、模糊的記憶，尤其在確信自身認同前和確信自身認同後的分界點上，對他們來說是更加難以分割，因為整個過程是相當複雜的，並非簡單的一句話或是一段話就能說明清楚。透過筆者的訪談，才逐漸將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一一拼湊起來。雙性戀性向的促成，並非在最初便有完整的建構，而是有其脈絡可循，探討這些影響因素，能夠更了解雙性戀在建構認同的過程，所會接觸到的情況與想法，同時更能夠體現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

壹、對自身雙性戀情慾的看法

一、很自然、很正常的存在

對小橋、葳葳、Axon 和家研來說，自己是雙性戀這件事，是一件非常自然和正常的事情，分別從他們的生命經驗來看，小橋的個性幫助她在建構雙性戀這件事情上非常多，她認為選擇什麼性向是自己的事情，沒有人可以干預，也許是延續對母親叛逆心態的影響，讓小橋對他人的想法蠻不在乎，也不會刻意去隱藏自己的性向，

其實我沒有特別隱藏，因為我覺得別人怎麼想都不關我的事，應該是因為我個性比較固執，我不是那種別人說甚麼我就改甚麼的，阿人家不喜歡我，我就跟她說那你就不要喜歡阿，我沒有逼你喜歡。

葳葳和 Axon 的在這方面的生命經驗比較相似，都是因為身邊出現了同性戀或是雙性戀的朋友，讓他們逐漸將雙性戀這個身分融入自己的生活中，葳葳

說：「因為我身邊有比較多同性與雙性戀的朋友，我覺得大部分是這個原因耶，然後再加上現在，就是社會比較開放，才會這樣子。」

至於 Axon 對自身雙性戀的想法其實是有改變過的，Axon 在大學之前對自己性向的想法其實並沒有那麼開放：「(大學之前) 就會比較避而不談，也不是講出來會怎麼樣，就是會覺得不需要講，那大家就會自己想自己猜。」大學之前，Axon 的校園生活並不是那麼常談論有關性向的事情，而他的朋友中也沒有那麼多雙性戀或同性戀的身分可以參考，或者與他一同討論，因此他選擇了不去談論這方面的事情，然而上了大學後，他的身邊出現了很多開放的思想，同樣也有許多可以參考的同性戀、雙性戀例子，

……因為大學遇到很多一樣的性向也是這樣的朋友，就慢慢讓我覺得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有什麼問題的事情，那個時期遇到很多一樣的狀況，我覺得相對於其他雙性戀的學長姐或是學弟妹之類的，我已經算是比較內斂於這個性向裡面，他們都是直接秀出來。

其他同儕對自身性向大方的展現，讓 Axon 發現自己的雙性戀情慾並非原先他想的那麼有問題或特別，因為接觸到那些對自身情慾充滿自信的人們，讓他也漸漸更勇於展現自己的雙性戀情慾。

家研在回答對自身是雙性戀這件事情有什麼樣的想法時，他表示雙性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並且認為大家都可以是雙性戀，她提及：

我覺得雙性戀正常應該是因為認同性向是流動的這種想法，小時候比較會堅持自己就是同性戀，記得國中老師有對我說過，先不要排斥其他可能性，整個對話內容不是負面的啦，長大之後會發覺我好像也會欣賞男生，接觸到雙性戀這個概念，就會回想，女生要喜歡男生或是同性戀就是要喜歡同性，這樣的定義都是他人的印象加諸在個人身上，但雙性戀就能帶有不排斥這兩個性向（同/異）的理念，不限制自己的情感發展，我認為這對我來說是更自然的。

家研提出了一個相當有趣的論點，他因為國中老師曾經跟他談論的一段聊天內容，而激起了他對「性向是流動」的思考，他認為異性戀和同性戀都只是

被他人定義的，而這個定義會限制住人們在性向上自由流動的可能性，因此雙性戀這個不拘溺於性別的存在，他認為是普通、正常，非常自然的，是人人都可以去嘗試、去參與的一個性向，同樣的，這件事也是她認同開啟的原因之一。

二、令人驕傲的性向

地瓜是一位講話聲音相當溫柔、談吐充滿智慧的女性，在訪談過程可以發現地瓜是一位對自我要求很高的人，無論是在生活或事學業上，充實與認真踏實的生活是他的一貫態度，地瓜的父母在她國小的時候就離婚了，父親離婚後就前往大陸，所以她不太清楚父親的狀況，不過，地瓜的其他家人：媽媽、阿嬤、妹妹都是溫暖且寵愛著她的人，因此地瓜是在充滿愛的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地瓜雖然他和上面的受訪者一樣，同樣都認為雙性戀是一件很自然很自在的事情，但他卻是唯一一位對自身雙性戀性向表示驕傲情緒的受訪者，地瓜說：

……其實我沒有像大家一樣太困惑於性向，也沒有經過那什麼懷疑或是什麼像是第一次發現有雙性戀這種的什麼的，都沒有，就是一直都蠻自然的，就像我喜歡這個女生喜歡那個男生都是蠻自然的，我對自己自身雙性戀認同態度是很驕傲跟自在的。

地瓜在建構雙性戀認同的過程，首先是在國中時先發現自身性向的獨特性，但他並沒有像 Axon 在發現自己的性向處於高中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時，而對自己的性向選擇隱匿不談，雖然地瓜並沒有四處宣揚自己的性向，但他認為自己的性向讓自己成為了一個很特別的存在，同時間也增添了他的自信心，地瓜說：

……可能是國中有不一樣的想法，所以就會覺得比較特別吧，我覺得跟家庭開明應該沒有關係，但我覺得應該是，國中的時候會覺得自己是蠻特別的存在，就是對自己國中有增加自信心之類的……

接著，進入高中就讀的地瓜，因為身處於女校的關係，使得他開始接觸到與自己相似的人們，校內風氣的開放、同學間的彼此討論，越來越讓地瓜認同自己的性向是一件獨特、會被關注的事情，而因此將雙性戀情慾定義為一種優點，她說：

……高中的時候也是，高中的時候就是比較處於這種還在發展自我認同的時期，然後高中是讀女校，女校的時候也是接受這些比較多元化的性向，這些性向是蠻大眾的嘛！因為是女校，然後也會有那種漂亮的女女，同性戀，也是大家會一直去關注的，所以一直以來我就是覺得我的性向對我來說是一種優點，對就自然而然。

身處於開放的環境中，使得地瓜幾乎沒有產生過對自身性向產生懷疑的情況，此一狀況正好反向驗證了Weinberg提出的，雙性戀者在建構認同後仍然會有持續不確定性，是因為缺乏參考的資料或是雙性戀社群支持，地瓜無論在參考資料抑或是在獲得支持（學生間會關注女女同性戀）這方面，都是獲得正向的結果，事實上，學校就彷彿一個小型的社會，地瓜處於有著優良風氣的校園中，自然而然對自身性向抱持穩定且正向的想法。

三、排斥和期盼心情交織，情緒複雜的雙性戀

小翔在性向自我認同上，是有經過轉折的，高中時期，他將自己的雙性戀情慾定義在雙性戀偏異的位置，然而到了大學時期，卻改變了自身性向的定位，小翔提及：

現階段我覺得，上大學之後比較偏喜歡男生，高中，高中會覺得比較偏喜歡女生，但是又覺得比重差不多，可能是那時候沒有那麼勇敢，我覺得啦，就是大學之後變比較勇敢，就會喜歡男生多一點，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上大學在台北，可能比較開放，或是，異樣眼光也沒那麼多，是會比較不排斥或是比較允許自己去喜歡男生，然後後來發現我好像喜歡男生比較多一點……

小翔因為大學時期來到台北念書，發現台北的大環境與思想，對自己雙性戀情慾是友善的，而因此不再壓抑自我，這樣的轉變，促使他勇敢的

發展與展現自己的雙性戀情慾，同時也讓他漸漸發現自己的性向從雙性偏異性轉變為雙性偏同性，這樣的轉變，正好說明了雙性戀者的情慾流動特性，Galupo(2012)在討論雙性戀認同時，表示其性向的流動性和穩定性兩者一同塑造出了認同，其否認了cass理論中最後的認同整合，也就是認同終有一穩固終點的線性發展理論，雙性戀者並非可以用「喜歡男性也喜歡女性」此種說法概括，而是具有情慾、性向流動特性的身分。

再與小翔訪談的過程中，筆者深刻感受到了他對於自己性向和性別的無奈，小翔說：

其實我……還蠻長時間是希望自己只喜歡女生，或是你現在想當男生女生，我會跟你說下輩子我想當，所謂的直男，對，因為畢竟個時代，就是眼光阿、某些東西還是不太能接受，或是在這個時代裡面，(雙性戀)還算是比較特別的存在，我也不想因為性別關係去影響自己談戀愛的權力，就是在裡面躲躲藏藏……

小翔提及，雖然這個世代對雙性戀、同性戀者身分的看法已經逐漸改變，然而，這個性向仍然是非主流的，他仍會被其他人攤開人檢視，有些人甚至無法接受，在戀情發展這方面上，小翔也深感無奈，他害怕自己雙性戀情慾會因此影響其談感情的權力，筆者在訪談他的過程，也有詢問他是否有在與伴侶或是曖昧對象接露自身雙性戀性向時，對方有什麼負面的反應或想法，但小翔的回答都是沒有，因此從這裡可以看出，小翔這裡表示的躲躲藏藏，應該是指他自己（而非他人）加諸於自身的限制，他不想因為害怕另一半或是愛慕對象會無法接受自己的性向，而必須隱藏自己的性向。

至於元純在其性向認同上，就相比其他六位受訪者來得負面與排斥，其他六位受訪者目前對自己雙性戀性向都比較抱持正面、認同的態度，然而元純卻是確確實實的厭惡與排斥自己的性向：「喜歡上男生這件事我一開始是有一點羞恥的，有一點嘔，我會想給自己一巴掌，告訴自己說欸你在想三小你在想三小……」當問及他對是如何消除對自身性向負面的感受時，他回答：

……厭惡的感覺一直沒有消失，持續存在著，我其實還不太能接受我對男生有這種感情，但我覺得我不應該逃避自己……因為這些感受是有的，我不應該逃避自己真的有這些感受，所以我在想辦法面對它，但是他確實讓我厭惡，可是確實男生、確實我會想跟某些性格很好的人談戀愛。

從他的回答可以看出，他對於雙性戀情慾所抱持的複雜情緒，他明白自己是會對男生感到心動、會有衝動想跟男生談感情，然而每當這些情感從心底竄出時，他又對這種感受充滿厭惡與排斥，這種厭惡的心情，讓元純不斷思考自己是雙性戀的可能性，他表示自己或許是可以性愛分離的人，因為他可以接受和男性談感情，但卻無法與他們有更親密的肢體接觸，

我覺得我是性愛分離，就是我可以跟男生談戀愛，但我沒有辦法做愛，我會想像，但我沒有做，我有時候會想像，不過講真的，我對性慾的方面真的比較少，對於情慾的方面真的比較多（對男生），我希望我能夠跟一個男生在一起，擁有它的好，但是我不想跟他打炮，我還是想跟女生打炮。

這樣的矛盾心情，卻也因此開啟了他對自身認同的不確定性與懷疑，儘管元純已經有和男性的交往經驗，但在與男性性欲方面的排斥感，讓他仍然無法肯定自己的雙性戀認同，

元純：「其實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我其實還在這個時期呀？」

我：「喔？你還在建構是嗎？」

元純：「我還在確定我對男生那種感覺是不是愛，我在想也許我在經歷這段時期吧，因為我在想也許後面訪談的男生全部都跟男生做愛過，哈哈，有可能，也許我就是在經歷這段時期，但是我這段時期已經很長很長一段時間了，而且我也已經跟男生交往過了，可是沒有公開過。」

我：「你跟男生交往過，但是你還是沒辦法確信自己是雙性戀這件事嗎？」

元純：「摠，我不是跟你講過我一直都在思考嗎？就是這樣，我隨時在思考。」

不過元純表示，他無法和男生真的有更親密關係的接觸，然而他仍然會想像，也會渴望，但或許是社會寄予他抑或是他所給予自己的性別期望，使得他無法接受與男性的親密關係真的發生在他身上，於是儘管元純表示自己可能仍在建構雙性戀認同的時期，但是在訪談元純的過程，筆者認為元純已經具備了雙性戀者所擁有的特質，那就是不只喜歡一個性別的人（拜坊所定義的雙性戀），並且從其生命經驗分享和其強調自己是位「隨時在思考的人」，來判斷元純確確實實已經建構完成其雙性戀性向認同，只是正如 Weinberg 所提出的雙性戀認同模式中的持續不確定性，雖然能夠自我接納，但仍然持續存在著懷疑、不確定心理。

貳、雙性戀者建構認同之路—影響因素

對於雙性戀者來說，建構之路是相當漫長的，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及，雙性戀者在回答自己的生命經驗時，他們很難將所有時間線定義的非常清楚，尤其是建構完成前到建構完成後的那條分界線，他們更是相當困難去評斷，因此，筆者將他們所遇到的所有生命經驗都歸類在建構認同之路上，正如 Weinberg 所言，雙性戀者的建構認同，沒有結束的一天。

一、建構認同的正面幫助

在對自身雙性戀情慾的看法子主題中，為了連結受訪者對自身性向的想法，而有稍微提及一些在建構認同上影響受訪者建構認同的因素，地瓜、葳葳、Axon 和小翔，四位在建構認同上都明顯受到同儕的影響，分別都有提出相似的觀點，那就是因為周遭出現了很多雙性戀或是同性戀的朋友，而因此間接幫助他們建構自身性向。葳葳因為上大學後有參加系上的女生籃球隊，隊伍裡面為數眾多的同性、雙性戀，以及他身邊學姐的性向流動經驗，讓他意識到這個性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而成為幫助他建構認同的原因之一，葳葳說：

啊我想到，我大一的時候是女籃的，就是打籃球，然後因為那個環境，可能就是比較多那種女生，再加上我學

姐也是曾經交往過女生，後來就是有交往男生，就是覺得好像沒有甚麼不同的感覺。

和葳葳相似的，Axon 也同樣提出了他在大學碰到的經驗，他發現有很多學長姐都在最初認同自己性向是異性戀，但因為在感情方面受到傷害，從而轉向和另一性向交往，而因此再次喚醒了他的「大家都是雙性戀」的想法，認為沒有絕對的同或異性戀，Axon 說：

大學身邊滿多學長姐，就覺得自己是異性戀，但是他們可能受過情傷之後，後來又跟同性戀交往，然後就有點認真到我覺得，我會突然想到國中老師提到的那個東西，就是大家都是雙性戀，大家其實就是如果有一個什麼衝擊或是真的遇到，不管是同性還是異性，都有可能成為你喜歡的那個，所以我覺得沒有絕對的異性戀或是同性戀。

其實，Axon 說的大家都是雙性戀理論，並不是沒有根據的，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李奇，就曾經在其發表的月刊，《性格與社會心理學》(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中透過實驗證明，沒有人是百分百的異性戀，所有人都是雙性戀，只是會比較偏向異或是同，李奇認為，性向是流動的，就如同一個光譜的存在。

在同儕的影響上，家研提出了另一種建構方式，家研在建構感情認同上，因和家人不常聊感情事，且自身也沒有兩性交往經驗的關係，從而透過與朋友聊八卦、聽取他們的感情故事，來吸取不同性別的情感經驗，家研提及：

就是因為我在家裡都不太會談這些事情，我其實對於朋友間我也不太會談自己的感情事情，會去聽一些八卦呀，覺得單純的聊天就是對我感情上的建構吧，因為同學會聊男生呀，也會聊女生。

社會事件的發生也是他們建構雙性戀者認同的原因之一，此年齡的雙性戀者，正好經歷社會對性向的接受度大幅提升的時代，而社會事件的推動正是引發改變的一大功臣。2018 年的同志婚姻公投，使得同性婚姻等相關議題浮出水面，尤其是對年輕一代的影響力甚鉅，家研表示，因為國中時期某次事件(家研表示已經忘記事件是什麼)的發生，使得同

儕間會彼此討論關於同性戀的議題，同樣的地瓜也說，因為公投的出現，使得校內討論同性戀的聲量大漲，地瓜說：

我們高中那個時候不是有公投嗎，剛好是在我高中的時候，然後因為公投那時候，因為有公投嘛，所以才比較多那種正方反方的言論在網路上，然後班上也會討論，然後剛好我們有一個國文老師也會跟我們一起，我們會跟他們分享我們看到反方很扯的言論，然後他也會支持我們，然後別的班級的人還有在就是，因為我們學校有一個中庭，中庭就是可以看到兩側的建築物朝向走廊那邊，然後就有人在兩側那邊掛彩紅旗，甚至有反方的人就是會偷偷發限時（社群軟體），表達一些自己的委屈之類的，就是整個的氣氛都很熱烈，然後那時候資訊量又很大，所以就真的可以接觸到很多方面的訊息

地瓜校內風氣對性向的開放與支持，同儕間正反方熱烈的討論，以及師長的推波助長，使得地瓜更加處於一個能了解、甚至能更開放討論雙性戀、同性戀文化的地方，這些經歷都讓他能夠更快速且更順利的建構自身雙性戀認同。

而其實對雙性戀者來說，網路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推手，透過網路上資料的蒐集，雙性戀者會去關注更多關於性向方面的議題，葳葳和地瓜還有元純都提到，透過追蹤網紅、粉專帳號，上網爬文，抑或是看BL漫畫、聽歌曲、podcast 等等的方式，都能幫助他們建構自身性向認同，地瓜說：「現在大學的時候，像是BL也有……不過BL不是真正的那種社會上訊息，是一種存在漫畫裡的也比較美好的事情，然後大學現在有追蹤很多，那種主流的gay，然後聽他們的Podcast……」

元純除了網路所帶給他的影響外，他還提出了一個比較新穎的答案，那就是哲學，在和元純訪談的過程，可以發現他是一位想法非常多變，且熱衷於思考的人，而在回覆訪談問題時，他總能讓筆者發現更多有趣且精彩的想法，並且不斷的由此延伸出去，元純的想法總是時刻在做更新與轉換，這或許就是為什麼他在對自身情慾上的思考，會相比其他人的情感更加豐沛、複雜的原因。哲學所帶給他的思維，使他更傾向於批判性思考，這樣的思考方式讓他時常詢問自己，這件事是否是正確的？同樣的，他的性向認同也包含在思考的範圍內，元純說：

我想要變成的大人是，我想怎樣就怎樣，我很難過我可以哭，我很難過我想找一個人，我就找，我不想要甚麼都自己扛，我不想，我覺得這個世界的成熟，這個社會教導的成熟，給了很多不能夠做自己的理由，我覺得會有這些想法應該是從，我開始接觸哲學的東西，就是一些思考、一種批判性思考，就是當有一個想法來的時候，我就會開始思考這些東西是對的嗎？這些思考當然還包含我自己的性向。

元純的回答，可以看出社會所期望他扮演的角色，對他來說是一種壓力、一種逞強，而在後續的訪談中，筆者也漸漸發現，他所說不能哭、必須成熟，對他來說其實是一種社會對他的性別期望，男生就應該堅強、應該抗壓、應該……，當他開始思考這些性別層次的邏輯，自然而然，他便開始思考性向的存在，性向是否也該依照生物性別與生物本能來運作？很顯然的，他的思考讓他就此開啟了建構雙性戀認同的那扇門。

二、建構認同的負面影響

在提及負面影響上，Axon、小橋和葳葳三人都認為自己在建構認同上並沒有碰到什麼印象深刻或是太大的阻礙，其餘四人都分別提出了各自所遇到的生命經驗。

這其中唯一有重覆到的生命經驗就是在家庭因素上，也就是家人對自己性向的看法，有三位受訪者皆提出家人對自身性向的不認同與排斥，是在建構認同中印象深刻的負面影響，而唯一一位沒有提出家人影響的人——元純，是因為其沒有和家人的出櫃經驗，更沒有試著試探過家人的想法，而因此沒有這樣的生命經驗。小翔提及：

我爸爸媽媽那時候很反彈，反彈到還會跟蹤我，每天接我上下課，我那時候會覺得，在他們眼裡，就是在那個環境中，好像是一件還不能被接受，或是被認為是錯的事情。

父母親對其性向反彈的程度，竟已嚴重到透過限制小翔的一舉一動，來期望能夠控管住他的雙性戀性向持續發展，父母親的不支持，使

得小翔也得面臨接下來的挑戰，當時小翔仍有同性的交往對象，在父母親嚴厲的掌控的同時，剛升高一的他，還正處於剛確認自身性向的時期，對自己的性向仍然處於迷茫狀態，種種壓力下，使他不得不和當時的男友提出分手，小翔說：

我第一任就是因為家庭分手的，因為那時候畢竟才高一，可能都是剛確定自己的性向，多多少少也是蠻徬徨的吧，那時候我爸爸媽媽蠻可怕的，就是會跟蹤我，還找到這個男生的聯繫方式去聯絡他，不過最後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分手啦，只是前前後後分手了三次，前兩次是因為家庭的關係。

家研同樣也沒有告知過家人自己雙性戀情慾的部分，然而卻在是否同意同性婚姻合法的公投中，與母親討論此議題的想法時，發現了母親堅持反對的態度，這使得家研更加否定了和母親提起自己性向的可能性，家研說：

比較類似傷害的話，像是我媽吧，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現實的人，我覺得在我的家庭裡面她應該就是那個很明確反對的那個，但我也沒有去明確問過他，因為那時候討論公投的時候，他蠻不同意結婚的，同性戀結婚，所以她那時候在表達他的立場，因為我們都會互相討論嘛！就他在堅持自己立場的時候，我記得他好像是說有必要嗎？關於同性戀結婚這件事情，我覺得蠻、我記得稍微難過吧，就覺得好像沒辦法跟他提起這件事情，就是感情的事情。

同樣也是公投的事情，地瓜的親戚們除了抱持反對的心態，甚至有一部分人選擇透過行動來表達自己的態度，地瓜的阿姨在某次聚會上，發放反對同性婚姻通過的連署書，並且遊說其他親戚在連署書上簽名，幾乎所有長輩都處於不夠了解同性婚姻的情況下簽下了反對同意書，看到這一幕的地瓜，雖然很想為同性婚姻發聲，但卻仍舊遲遲不敢站出來，只能看著反對同意書上越發增加的簽名數感到無奈，地瓜說：

……沒有任何一個長輩是提出疑問說，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或是為什麼會這樣想，沒有……大家都是很乖很認份的簽下去，我媽媽當然沒有簽，但是其他阿姨姨丈等等都有簽，基本上（親戚）都是反對的，我當然沒有跟他

們談論，就是沒有跟他們講直接的談論這種話題，我就是比較沒有站出來，但我有聽過他們說什麼誰家的兒子啊看起來就是娘娘的，然後說什麼就是同性戀，就是比較很多負面的評價。

親戚們的閒言閒語，雖然聽著刺耳難耐，但是支持數為數僅有一票，也就是她自己的情況，讓她也無法在那個環境輕易地做出什麼舉動，只能咬牙忍住那憤慨的心情，儘管她明白那是不正確的，而除了家人和親戚對雙性戀的不認同外，地瓜的某任女性交往對象，雖然並沒有排斥她的雙性戀情慾，但卻因為害怕旁人對他們這段女女戀愛，有負面的態度，因而遲遲不願意公開承認彼此的交往關係，地瓜那任伴侶對感情狀態的隱匿，多多少少也對地瓜在建構認同上造成了影響，地瓜說：

我前女友，就是我高中，那一任就是他不跟他任何朋友或是任何人提起這樣，然後大家都以為…因為我們都住在一起，我們都是偏鄉人，就他們家剛好有房子房間，所以我們就住在一起，他那時候就是…讓大家覺得我們很好，只是因為我們是室友，就他的朋友全部都不知道，對，那時候就會蠻…就是多少有點會影響。

而在眾多的負面影響因素中，元純的例子最為特別也更加讓人感到惆悵無力，因為他本身有基督教信仰的關係，從小就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的他，當基督教教義碰上雙性戀情慾時，卻發生了互相違背的結果，元純說：「上帝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可是上帝又說，他把性欲放在人的裡面，可是我發現我對超多人都有性欲，我對幾乎所有不錯的女性、不錯的男性都有，那為什麼我對那麼多人都有性欲？」

意識到教義和性向彼此產生矛盾後，元純開始對自己丟出了許多疑惑的想法，尋問主的同時，他也有向牧師求助，然而牧師的回答卻仍是那一貫的通則，元純說：「那些想法，牧師只會看著我說，那些東西叫做罪。」於是當兩者產生矛盾時，那些矛盾開始撼動了他對基督教虔誠的信仰，他開始懷疑宗教、懷疑教義，他明白那確確實實出現在自己內心的感情是真實的，於是乎，無法否定內心情感的他，轉而透過哲學的思考來重整事情的邏輯性，當問及他是如何跨越宗教教義來建構自身認同

時，元純提及：

我其實沒有跨過（教義）欸，我其實同時都在懷疑自己，我就想知道我自己到底是不是對的，但是我不能知道，你知道薛丁格爾的貓嗎？薛丁格爾的貓就是，我們通過觀測才能知道真實，就是一個盒子裡面放了一隻貓跟毒藥，那他是死了還是活著？大概是死了吧？但是我們永遠不去打開這個盒子，就不知道，說不定打開來看，喔！超屌的貓，他有抗體，所以我們不打開，我們就沒有觀測過，所以我只觀測到我是雙性戀的事實，我並沒有觀測到上帝的存在、罪的存在、地獄的存在我都沒有觀測過，我以前超級虔誠，就是因為這件事情開始變得不一樣，我開始懷疑宗教，同時也懷疑自己。

元純明白，這世界有些東西不可能在他有生之年就有答案，互相矛盾的東西彼此抗拒著，但卻也彼此制衡著，不可抹滅的是，宗教對其的影響力依舊存在，但他的內心情慾也時不時的會跳出來提醒著他，讓他倍感無力。元純說：「但我不懂，如果上帝不要這件事情（雙性戀），那他為什麼要讓這件事情發生？」元純的無奈與困惑，大概這輩子沒有人能夠為他解答。

第三節 在出不出櫃中做出選擇

壹、做出選擇的原因與故事

在出櫃經驗上，其實大多數的受訪者者都有和朋友出櫃的經驗，少部分已經告訴自己的家人，而更少一部分的人則有與伴侶出櫃的經驗。在和朋友出櫃的原因上，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是在確信自己是安全的、環境是開放的前提下，才會將自己的性向與朋友分享，地瓜說：「我基本上都是已經知道是安全的，我才會去說，不過通常就是在還沒有出櫃前，就是當朋友的當下，對方就已經是比較開放的人了，所以我就沒有遇到什麼不好的情況。」對於地瓜來說，與他擁有好交情的朋友，通常也都是對這方面想法比較開放的人，這使得她能夠輕鬆自在的在一段關係中提及自己的性向。同樣的，Axon 和小翔也提及升上大學之後，身邊出現

了很多相同性向的朋友，這讓他意識到他的性向並非是特別的、引人注意的，而因此和朋友們揭露自己的性向。

地瓜分享與朋友揭露性向的經驗中，通常都是對方提及感情這一塊領域的心事後，地瓜也跟著順勢講出自己的情感經驗，他提出一個令他印象非常深刻的出櫃經驗，她的一位男性友人和她討論了他與高中女朋友的戀情故事，同樣的地瓜也順帶的將自己高中交過女朋友的經歷告訴了對方，然而回到家後，男性友人卻意外的跟他公開出櫃，地瓜說：

……還有一個甚至，那時候他跟我說他高中女朋友的事情，然後我就…他是男生，他跟我說他高中女朋友怎樣怎樣的，然後我就也跟他說我高中女朋友怎麼樣怎麼樣的，結果回家之後他就跟我說，其實他剛剛講的都不是女朋友是男朋友哈哈哈哈哈，他是同性戀，只是他都不好意思講，就是都換性別講

同志無法公開出櫃的忐忑感，在遇到擁有著雙性情慾的地瓜後，使他卸下了心防，與地瓜分享自己的同性戀認同，這讓筆者回想起曾在文獻回顧提及的，同性戀群體對雙性戀情慾的懷疑與誤解，那些看法是否仍在此世代存在著？還是說其實如今雙性戀群體已經能和同性戀群體找到一個可以和諧相處的模式了呢？這或許是一個值得深加探究的研究議題。

Axon 在提到是否選擇與朋友出櫃時，雖然他表示目前並不排斥與身旁的朋友討論，但他並不會因此特別去告訴他的朋友們，而是會在某個討論、某個契機中，自然而然的讓他們知道，Axon 認為就像異性戀一樣，他們不會特別告訴別人說自己是異性戀，因為那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Axon 說：

……就是會覺得，這是沒有必要特別提出來的，就是大家其實都很想知道的感覺，所以就變成這個東西好像是個很特別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太特別可能就會變成被大眾孤立的那個群體的感覺，所以我覺得不用特別去提，反而對他是一個普通待遇……

對於 Axon 來說，要讓自己的性向不被孤立的首先，必須從自己做

起，特別將雙性戀情慾這件事情提出來，就等於間接認同了雙性戀的存在是一件特殊的事情，然而，那並不是他想要的結果，他希望大家在面對自己的性向的時候，會認為那是普通、正常的，而不是特別、需要關注的。而 Axon 也透過自己的出櫃經驗，來闡釋他所表示的自然而出櫃是怎麼樣的，Axon 說：

應該是分手的時候吧，分手的時候反而朋友都還在身邊，所以那個時候跟他們講（出櫃）就反而會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就原本可能會覺得跟他們講會怪怪的，但是分手之後反而覺得應該要讓他們知道，這樣他們能夠幫我處理我的狀況，然後分擔一下情緒，不會是我自己一個人，多少都會啦，就是在那個狀態下，我就覺得我講出來應該沒有什麼關係，而且都是在這個歲數了，能活幾年也不知道。

因為處於情傷中，需要一吐苦水的 Axon，抒發情緒的同時，為了解是感情經歷就必須公開揭露自己的性向，對他來說這是自然而然的一個過程，而非突兀且刻意的出櫃。

葳葳和小橋在提及與朋友的出櫃經驗中，兩人都表示並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經驗，所有人都沒有對他們的性向有什麼特別的反應，最頂多就是有先嚇到，但後續的反應都是正向且平常的，而對家研來說，不論是和朋友或是家人出櫃，對她來說都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氣的事情，不過那並不僅限於她的雙性戀情慾，而是她本身沒有將自己情感經歷告訴他人的習慣，因此對她來說，每次出櫃都是讓她印象深刻的事情，不過正如前面提到的，家研因為母親對同性婚姻的不支持，以及沒有與家人談心的習慣，而因此並沒有跟她的家人出櫃過。家研說：

我覺得出櫃經驗，我覺得那個好像要鼓起蠻大的勇氣，所以都蠻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記得我有跟少數幾個朋友講過我的感情經歷，就是講到感情的事情，就好像是要把自己心挖出來的感覺，我就覺得，恩．．．好難喔！

有趣的是，元純是受訪者中唯一一位沒有任何出櫃經驗的人，也就是說，筆者是唯一一位他公開出櫃的人，當問及他為什麼會選擇與筆者

出櫃時，元純表示，他明白會做這個相關研究的人，必定不會對自己的性向提出負面的回應，而因此想嘗試接受本次的訪談，同時也想釐清自己目前的想法，然而，其實對他來說，他早已不排斥揭露自身性向這件事情，只是仍然需要透過某些方式來提升自己的勇氣，元純說：「也許下一次我喝酒喝得爛醉的時候，我會把這件事情跟別人說。」因為對他來說，容易被別人情緒或是話語影響的他，仍舊害怕著出櫃後可能會需要接收的後續影響，他提及：「我覺得講了之後會開始有很麻煩的事情發生，例如我身邊的男性朋友，我怕，別人會講一些讓我玻璃心的話，而且我們家是基督徒，我怕我講出來這件事情，我會被抓去釘十字架，哈哈……」

在與家人的出櫃上，葳葳也同樣與元純有相似的回答，對葳葳來說，和家人出櫃並不會為他帶來什麼好處，只會有一堆需要處理的情緒跟想法，另外，目前葳葳的情慾比較偏向於男性，以此為基礎，她認為不需要為還沒發生、甚至發生機率很低的事情先做準備，葳葳說：「我自己可能會覺得，這件事情講出來不會有甚麼益處，所以我就會选择不主動提這件事，然後另外就是可能覺得，我以後交女生的機率可能比交男生的機率還要低，所以就不會去提說我是雙性戀這樣。」

以葳葳的經驗來說，葳葳認為自己是掌握著選擇的權利的，她表示自己可能未來和男性交往的機率會比起和女性交往的機率來得高，而因此選擇不出櫃。同樣的，這樣的想法，也出現在地瓜母親的心中，地瓜和自己家人已經有出櫃的經驗，而她選擇分享的契機是：「我覺得有可能是那時候是畢業到大學，大一嗎，那時候跟家裡有一段時間，就是很常回家很常講心事之類的，就我們感情比較緊密的時候，就剛好趁機說的。」因為和母親感情的增長，讓她說出了自己的性向，然而，母親知道地瓜是雙性戀的時機，已經是地瓜和前女友分手，並且和現任男友交往的時期，母親而因此沒有太大的反對反應，地瓜說：

我媽媽知道我是雙性戀，但是他也是抱著那種他沒有生氣、他就是覺得說，好我現在已經知道了，我知道了但我不做回覆，我不干預你，但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你能夠為了我去喜歡男生，就是對雙性戀的家長來講，噢他的小

孩，還有選擇，就是還有機會啦哈哈哈哈哈，因為我現在是跟男生在一起，所以他就沒什麼意見，因為他沒有真的面對我有交女朋友的時候，我是後來、我是畢業後分手至少一年後才跟他說，我記得他沒有說什麼話，他就是…對他來說我覺得他也是不能接受啦，我記得他那時候有說，就是他之後有在說什麼他只是不想看我哭，但是他也不是認同的。

地瓜的母親同樣抱持著，因為地瓜是雙性戀，未來仍有選擇的空間，而因此暫時性的不對地瓜的性向有過多的干預與反抗，地瓜母親選擇期望地瓜會為了自己選擇與男性交往，然而若是到未來，事情並沒有朝他所想的發展，到了真的要面對地瓜的雙性戀情慾時，想必對地瓜與地瓜母親來說，必定還有個艱難且長遠的一段路得走。

Axon 和小翔都是因為和某一任伴侶交往的經驗被家人發現，從而選擇對他們出櫃，然而與家人出櫃的經驗，對他們來說都不是麼美好的回憶，因為當他們的父母得知他們的性向時，都對此事抱持著強烈反對的態度，小翔說：「高一年的時候，然後他就，就是我借我媽我的平板，被他看到（跟某任交往），那時候被抓到，他是緊急連絡爸爸回家開會，然後等我回家就開始問我，然後當下他就是直接崩潰，不能接受甚麼的。」小翔和 Axon 在最初被父親發現時，都有選擇和父母進行深度討論，希望能透過討論得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然而最後不是不了了之，不然就是父母那一方選擇堅持自己的態度，小翔說：「我有試著跟他講說，因為那時候高中，有一些觀念了，我就跟他說這件事情是先天的，只是因為剛好那時候有發現。」然而小翔的說詞，父母並不買帳，反而是開始選擇做出更極端的行為，像是跟蹤小翔，或是控制他的生活，最終小翔選擇透過一些話語或是行為來表示自己的退讓，來暫時停止父母對其生活的控制，以及對他的擔憂，小翔說：

我那時候有跟他說，如果你們真的會難過，我會盡量不去喜歡男生的，但我那時候其實一開始是蠻堅定自己是兩邊都可以，但他們不能接受，他們覺得，尤其是媽媽，可能會覺得說這件事情是可以控制，或是一時覺得好玩，或者是說，有點當作是可能一種小小的病這樣子，然後就

有試著跟他們講，但發現他們好像不太能接受，所以後來就有跟他們說，喔～都過去了，那時候只是好玩而已。

小翔提到，他的父母把他的性向當作是一種疾病，甚至是一種流行，只是一時覺得好玩才選擇成為那種性向，並且深信著小翔在未來的某天會變回異性戀的樣貌，儘管小翔明白自己的性向不可能因為父母親的反對而產生轉變，但面對父母的強烈反抗，他只能假裝他早已放下對性向的執著。在面對父母的反抗下，Axon 則選擇了和小翔不一樣的態度，他選擇透過冷處理的方式，他期望能夠透過讓雙方都冷靜不去繼續談論的方法，來讓彼此調整好各自的狀態，因為他明白他不可能去改變自己的性向，所以他期盼著父母能夠嘗試去消化這些事情。

一直到後來，小翔和 Axon 才有真正和父母坐下來好好談論的機會，Axon 表示因為某任男性伴侶的父母對彼此的戀情是知情的，雖然對方父母一開始也表示反對，但後來雙方家長和他們有選擇面對面對談稍微聊開，雖然最後的結果說不上完全支持，但是在雙方討論過後，情況是有逐漸變好的。而從高一一直到大四，小翔的父母雖然都有持續詢問小翔還有沒有喜歡男生，但小翔的回答一貫都是否認的，一直到幾個月前，小翔因為和前男友分手，因而搬離了曾與前男友一同居住的租屋處，開始了四處漂流的生活，小翔說：

我（今年）五月的時候，就有一次蠻難過，是年初跟大一交往的、同居兩年的男朋友分手，年初的時候，然後那時候就是我自己搬走，然後有點飄無定所，就是到處去住不同朋友家，然後之後又去外面短租一下，大概四月多吧，才真正搬到現在住的地方，所以就是中間搬了很多次家這樣，他們都不知道（交往跟同居還有搬家的事情），沒有跟他們說，然後就是，有點覺得自己狀態不太歐給，再加上自己住，就是那時候短租也不會住到太好，然後在裡面就是生病，生理上的生病，但心裡是就覺得自己有點孤單這樣……

一直到找到長期的租屋處後，小翔才穩定了下來，然而卻在某次翻滑手機相簿的過程中，因為看到和前男友的照片，複雜情緒湧上心頭，這股情緒，促使他短暫有了和母親再次出櫃的勇氣，小翔說：

搬到這邊穩定之後，有一次就是有點觸景傷情，給她滑個相簿，懷念過去這樣，然後我就跟我媽說，如果我跟人家不一樣你還會愛我嗎？就是突然情緒上來這樣，我媽就知道我要講甚麼，然後他就、一開始蠻責怪我，就是他覺得我沒有在顧慮他的感受，然後我就跟他說，如果我沒有顧慮你的感受，我就不會騙了你六年，因為其實這六年間我男生女生都有交往過，他也是挺崩潰的，但是呢，可能我已經掌握到怎麼跟他情緒勒索，哈哈，後來他就是可能擔心我在台北發生甚麼事，然後就說我開心比較重要，怕我不回家或是跟他們斷聯絡吧！

當小翔講出那一句「如果我跟別人不一樣你會愛我嗎？」時，或許是感受到這句話包含著巨大的無助與被接受的渴望，筆者對他當下的情緒產生共感。這一次，小翔選擇不再逃避自己真實感受，選擇和母親坦承自己一直以來的感受與真實性向，而這次，或許是因為時間、年齡增長的關係，小翔母親也選擇正視小翔的感受，與正面的給予小翔回覆，小翔提及：「喔！他最後解決這件事情，他是跟我說，希望我給他一點時間，他跟我說，媽媽老了，需要一點時間去接受這件事情，我那時候跟他講的時候，我們兩個都一起在哭……」六年來，一直藏在小翔心中的雙性戀情慾，終於在再一次誠實面對的那刻得到救贖，他與母親的關係，也在這次母親選擇正面的回應中，有了新的進展。

再全部的受訪者中，每位有跟父母出櫃的他們，父母的反應都不是正向的，多數家庭會選擇逃避不去繼續深談，或者像地瓜的情況，礙於現狀並未影響小孩的目前交往對象，而因此暫時接受孩子的雙性戀情慾，在受訪者父母的反應中可以發現，長一輩的思想暫時還沒有辦法接受同性或是雙性戀的性向，雖然現在社會思想越來越開放，很多東西也逐漸被長一輩甚至是老一輩的人們接受，但或許就跟小翔在回答家裡對雙性戀的看法時說的一樣吧：「我覺得我爸媽就是可以支持同性戀雙性戀，但是前提是不能發生在我們身上。」這樣的回答，雖然令人惆悵，但卻相當真實。

至於在與伴侶出櫃的方面，Axon、小翔、小橋和地瓜都有和伴侶出櫃的經驗，對他們來說，和伴侶出櫃這件事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大多數

人在與伴侶出櫃上，並沒有帶著希望能得到什麼的前提，而去做出櫃的選擇，多數人也不會在交往的過程特別提及自己的性向，因此就算是已經有出櫃的受訪者中，也並非對他們的每任伴侶都選擇出櫃。

有趣的是，四位有與伴侶出櫃經驗的受訪者中，僅有一位受訪者在與異性交往的當下，有告知對方自己的性向，剩下的都是和同性伴侶交往時讓對方知道或是在分手後因緣際會讓對方得知自己的性向，這讓筆者不禁開始思考，或許從這幾點上來看，雙性戀者在與異性交往的同時，可能會下意識地做出「不需要特別提及自己性向」的想法，然而和同性交往時，則可能因為對方和自己有著相似的社會經驗，比較能夠理解自己的性向，從而試著主動提起這件事，小橋說：「我不會特別提，可是如果我看到美女照片，我就會跟他說欸這個好正。」小橋的回答可以發現，她雖然沒有特別提及自己的性向，但可以從她的行為中發現，她並不排斥讓自己的伴侶知道自己的性向，只是沒有選擇主動提起，而小橋是唯一一位有跟異性伴侶提起自己性向的人，當我問及其伴侶的反應時，小橋說：「那時一開始交往，所以對方都是包容的角度，但是那一任有說他有一個想法，他現在不只要提防男生，還需要提防女生，但因為交往過程沒有因為性向發生什麼問題，所以其實沒有很影響。」雖然在小橋提出自己的性向時，其伴侶多多少少還是出現了一些擔憂，但由於交往過程，小橋並沒有持續讓伴侶處於不安狀態下，而因此她的性向並沒有成為兩人戀情之間的阻礙。

與小橋相似的，其他四位受訪者都講出類似的經歷，在出櫃的最初，受訪者的伴侶都對感情感受到不安全感，因為雙性戀者的特質就是無論男女都能成為喜歡的對象，這樣的特性，會使得雙性戀伴侶需要更多時間去適應與磨合，就像文獻所提及的，雙性戀者時常會被他人冠上花心等的標籤，這樣的標籤或許也曾短暫出現在雙性戀伴侶心中，不過，長時間的調適磨合與雙性戀者持續給予的安全感，也漸漸讓雙性戀伴侶心中的那些擔憂，煙消雲散。小翔說：

與第七任男生伴侶交往時，(他)一開始蠻在意，也蠻吃醋身邊的朋友，但後來就還好了，反正就住一起嘛！但

他偶而還是會覺得我把公司同事或是社團朋友看得比他重，我會先跟他解釋啦！然後就也多撥一點時間給他，就是像是同事約消夜就不去，或是也不敢去夜唱。

而在受訪者中，Axon 和小橋都有和雙性戀者交往的經驗，這讓我們能夠以主觀的角度去一探與雙性戀者交往的感受，不過，他們的回答並沒有因此產生改變，對他們來說，和雙性戀者交往的確會增加一些對對方交友圈的不安全感，然而那些問題，都能夠透過溝通與調適來獲得解決，Axon 提及與雙性戀交往時的感受：

起初的話確實會增加我顧慮的面相，但經過相處後基本上就跟一般情侶一樣，要是他與哪位男性或女性有太親密的關係才會吃味進而溝通磨合。

由此可見，或許對雙性戀者的伴侶來說，雙性戀性向雖然可能暫時性的混亂他們對感情的認知，但是並不會真的成為關係上的絆腳石，就像每位情侶都需要時間磨合彼此的習慣、想法和交友圈一樣，雙性戀這個性向，也是一個需要時間磨合的存在。

貳、做出選擇後帶來的生命經驗

對雙性戀來說，無論是選擇出不出櫃，都可能為他們的生命帶來不一樣的優缺點，首先，先要討論的是關於雙性戀出櫃後所獲得的優勢，小翔和 Axon 在提到這方面的優勢時，分別都提到了關於出櫃後會遇到更多和自己性向、想法相似的人，因為自己選擇公開性向的關係，而因此讓其他人也選擇對自己公開性向，從而認識更多有著相同性向的朋友，Axon 說：

因為認同之後就發現有很多朋友都是雙性戀的朋友，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想法已經改變了，因為自己也是，所以大家就很願意跟你講他們自己的性向，所以反而會遇到更多一樣的人，這反而是好事吧，就對自己認同也不會想太多，如果對自己面有個定位的話反而會很模糊自己到底要什麼東西

對 Axon 來說，這個優勢其實是有一個順序性的，因為認識更多相似

的人，所以可以彼此交換、討論想法，而因此在這樣的一來一往中，其自身雙性戀性向也能夠建構的更加穩定與長遠，從而更能建立自身性向的定位，而兩人的想法除了在這點上產生類似的重疊外，他們更是同樣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出櫃後，和其男性和女性朋友的相處模式或是關係都因此產生改變，對小翔說，他跟很多女性朋友關係都很不錯，但是礙女生通常都會跟女生自成一羣，男生也是，讓他有時候會感受到某種程度的孤單感受，然而因為正如前面所提及的，當他公開出櫃後身邊出現了很多雙性、同性戀朋友，這些有著相似性向的男女聚集在一起成為一個團體的人，使他不必再夾在男生和女生之間倍感孤獨，小翔說：

大學正式出櫃後真的就是，舒服！像我的話，雖然高中的時候，我跟女生還是都蠻合得來，但是通常女生會跟女生同一羣，男生會跟男生同一羣，所以我跟兩方都很好的方面下，真的要分羣的時候我就會覺得，天阿好孤單喔，就是會被夾在中間，然後大學之後變得很開放嘛，就是很多出櫃的人，就是會比較聚在一起！就是變成男生女生會聚集在一起，就是不會分這樣子。

而 Axon 則表示，原本未出櫃前，他只能和男生討論女生的話題，在講話的內容上也不能夠太浮誇、太女性化，然而出櫃以後，他感受到某個限制的解除，在討論事情與想法上可以被他人接受的範圍更廣泛，Axon 說：

講話吧，就比較可以無下限，然後就可以直接跟人家，因為之前跟別人待在一起的時候都只能討論女生，現在就是都可以討論，人家也不會覺得你怪怪的，然後反而如果跟女性的朋友在同一個群體然後看到男性就可以比較像臭婊子的講話，就是用那種方式講話反而比較能夠逗樂別人，就是有找到另外一種說話的模式

而從這講話方式與內容產生改變持續延伸，Axon 提及了出櫃後比較能做自己的想法，無論從講話方式、姿體行為，他認為自己不再受限於一個「異性戀男性」的角色，在過去，當大家可能還在猜測他的性向時，旁人對他的態度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隨意輕舉妄動，深怕對他所

說出的話、所展現出的行為有失禮的反應，他說：「出櫃之後可以講更多、奇怪的話，來逗樂大家，大家都會覺得沒怎麼樣，可是如果反而如果說大家還在猜測你的性向，當你說一些好笑的話的時候他們可能就會受限於猜測當中，而不是 enjoy 在那個好笑的話題。」但當他出櫃後，他可以更展現自己女性化的一面，也可以更自在的在兩性氣質中來回穿梭自如，Axon 說：

應該是大家會覺得你很有趣吧，就是我可以更瘋狂一點，然後可以更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像是有一些可能自己性別認同的人，就是他們覺得自己就是女生或是男生之類的，就是如果男生覺得自己是女生的話他可能沒有辦法表現得太女性化，還沒有出櫃的話啦，像是如果女生本身覺得自己很男性，他也沒有辦法很自在的做自己，但是這一方面大家應該都一樣，就是說出來之後就會覺得這已經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了，就會做自己，這應該算是共同的好處啦。

而小翔也還有提到，他覺得在出櫃後，比較能夠跟伴侶更坦然的相處，他說：「伴侶的話就是不用躲躲藏藏，就是在戀愛中少了一個會影響戀情的因素。」儘管會經歷一些比較需要磨合調適的過程，但不需要躲躲藏藏反而會讓他覺得和伴侶產生新的連結。

地瓜的高中有很多雙性戀、同性戀的同學，但是對她來說那僅僅是認識他們，並不是到朋友的程度，於是在她的交友圈裡，幾乎沒有和她一樣是雙性戀性向，並且留長髮的 D，出櫃後，她的性向在她的交友圈中因此變得特別，並且變成她的一個個人特質，地瓜說：

我覺得這個性向，對我來說已經變成一個個性、特色了，因為我的交友圈不大，所以我的交友圈可能就只有我一個雙性戀，高中不算，高中女校嘛，比較大，雖然說認識但是都沒有很好，大學的交友圈就是認識的比較少，就是我現在大學的交友圈、或是之前的交友圈都比較少是那種，不是那種短髮 t 然後是雙性戀的人，對我自己來說，因為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已經知道蠻久了，所以就慢慢地變成是我的一種優點。

地瓜的想法其實很特別，在目前談下來的受訪者，他們的回覆都比

較偏向因為覺得自己的性向是非主流的，所以會害怕被當作異類，然而地瓜卻認為，因為自己的性向是特別的，是別人所沒有擁有的，而因此感到自信與獨特，筆者認為，這或許跟她高中讀女校且高中校園對性向的想法是相對開放的原因有關。

其實相對於優勢來說，雙性戀者出櫃後所碰到的劣勢比起優勢來得更少，大部分選擇出櫃的雙性戀者，在其生命經驗的感受上都是比較正向跟無感的，在七位受訪者僅有兩位提出了負面的生命經驗，這兩位分別是小橋跟小翔。小橋在出櫃後，表示有時候身邊的人可能會因為自己的性向，而選擇疏遠她，她說：「可能會有一些女生會因此跟自己疏遠，怕不小心我喜歡上人家之類的。」不過，小橋嗆辣的個性，並不會因為他人的排斥而受到影響，正如她前面所提及的：「不喜歡就不要喜歡阿，我又沒有逼你喜歡。」

相較於小橋在這方面的潑辣豪不在意，小翔則在關於自己出櫃之後，可能會影響到他人對自己的感受方面做了相當深度的思考，小翔認為，在大學開始公開出櫃後，他開始變得越來越只喜歡男生，除了因為能夠自然大方展示自己的性向，讓他因此變得比較勇敢之外，更因為當他站在女生的角度去思考時，他認為他不會想要跟一個有雙性戀性向或是曾經有男性交往對象的男生交往，小翔說：

就是上大學比較開放，可能就會比較公開出櫃，然後因為你跟身邊的人出櫃，我如果再去跟女生交往的話，我其實會有點．．．過不去。摠．．．怎麼講呀，因為我不太知道，知道這件事情的女生還會不會對我有興趣，或是跟我有後續發展，我可能就是會比較少去考慮女生，像是平常就有人會覺得我跟哪個女生蠻配的，為什麼不跟他在一起，因為我覺得要是我是女生，我不會接受我的男朋友是雙性戀或是談過男朋友等等。

小翔的回答，可以看出他對於解釋自己有這種想法的可能原因感到相當窘迫，於是筆者持續追問他為何會有這個想法，小翔才開始慢慢整理起他的思想脈絡，小翔說：

我不知道耶，我就覺得如果我是女生我會這麼覺得，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女生的雙性戀或是同性戀，好像就還好嗎？因為女生不是會有一方像男生嗎？因為我看到很多案例就是女生會交上像女生的女生，然後之後又會交生理性別男生，然後也蠻公開的，然後下任的男朋友也蠻接受的，就覺得好像，女生的話，會比較比較能接受？畢竟他喜歡的還是一個，偏男生的女生，所以她的下一任如果是生理性別的男生，好像也會比較被接受。

原來因為小翔發現女生和女生交往時，有一方可能會比較偏男性化，以此為前提，他因此認為女生在公開出櫃這方面會比較沒有疑慮，因為曾經交往對象是比較男性化的女性，也就是 t，若是未來又選擇跟男性交往，也比較能被大多數男性接受，不過，他仍然無法解釋自己為何認為女性比較會排斥跟雙性戀或有同性交往經驗的男性交往，僅僅只能解釋男生不排斥跟雙性戀或是有同性交往經驗的女性交往的原因，而這個問題的回答，筆者將留到下一個子題進行討論。

參、當性別於雙性戀身分中被攤開來看

從最初的文獻中可以看到，在 2013 年由皮尤研究中心調查的數據可以分析出，雙性戀女性比起雙性戀男性更有意願公開表示自己的性向，以此為前提，筆者對不同生理性別的男女提出了「性別是否會影響你選擇出櫃這件事？」以及「他人的性別是否影響你選擇出櫃這件事？」，有趣的是，在四女三男的受訪者中，有三位女性與兩位男性認為男性會因為某些原因更難以出櫃，反之，沒有女性或男性受訪者提出了女性因為性別更難出櫃的事情，四位女性受訪者都表示性別並不影響他們做出不出櫃的選擇，而僅有一位男性認為性別並不影響他出櫃的決定。

有這樣極端的差距原因是什麼？當筆者更深入調查，受訪者分別提出了四種類型的可能性，小翔、小橋跟葳葳都表示，雙性戀男性本身的氣質可能會相比異性戀男性來得陰柔，如果今天是女生的立場，可能會比較能接受女性比較陽剛、男生比較陰柔等等的性別氣質，葳葳認為是因為女生心思比較細膩，比較能夠接受不一樣的人，然而男性則可能比較難以接受身旁有陰柔氣質的男性友人，而這些排斥可能起因於恐同思想，小翔說：

女生的話就會比較敢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性向，但就是像是可能會是直男會覺得，同性戀雙性戀，就是這種會喜歡男生的可能會偏陰柔？或是可能他們會對男生有興趣，就是會怕，如果有人對這方面比較排斥、或是敏感的人我就會想說，這樣子我要說嗎？還是就是甚麼都不說，就跟他們當朋友。可能一方面也是一個框架，性別可能是一個框架吧，我的性別會影響我要不要去跟別人講自己的性向。

葳葳則提到，男女生在看性向這件事上面有所差異的可能原因：

我會因為覺得今天自己的性別是女生，就比較能夠更坦然的去表達我是雙性戀這件事情嗎，因為我覺得男生講話會有一點比較那麼傷人一點，但是女生的話，可能本身就是呈現比較柔弱的感覺，就不會有那種歧視性比較重的言論。

葳葳這些話的基礎，是基於男生會跟男生自成一群，女生會跟女生自成一群的情況，她認為在男生團體中，因為多數男性在說話方式上的直白與不經修飾，可能會使得雙性戀男性不願意與男性友人分享，而女性在氣質上比較呈現陰柔，也比較能夠用情感思考，在同性、雙性戀的接受度上比較高，而因此女性會比較願意與身旁女性朋友出櫃。

接下來，社會對男性的角色期待也同樣影響著男雙性戀的選擇，成家立業、傳宗接代，等等沉重的壓力壓在男性的肩膀上，出櫃後，他們將需要面臨被社會期待唾棄的場面，元純、家研和葳葳都提出了與上述相似的想法，身為男性的元純就認為男雙性戀存在於社會上好像是一件羞恥的事，元純說：

我覺得會耶（性別影響出櫃）！因為女生是雙性戀這件事情，好像比較能讓大家接受，但男生是雙性戀這件事情還蠻羞恥的，我覺得可能，我不講跟這個原因有關，我覺得這個社會對男生的期待還是有的，就是我自己眼中的社會。

同樣的，家研雖然生為女性，但他卻仍能察覺到男雙性戀在出櫃上的困境，家研說：

我認為當代男性比起女性更難出櫃，因為我看到自己的家族親戚間，直到現在男性還是會被賦予成家立業、傳宗接代的責任，這樣沉重的壓力，在我的想像中就是等於是放棄出櫃這個選項了，所以我認為男同志還是比女同志的處境更加難過。

同樣也是家研提出的觀點，但是和上面不一樣的是，家研嘗試從女性的角度去思考，女生更願意公開出櫃的原因是什麼，家研認為女權主義的影響，使得現代社會更加支持女性所做的選擇，相當於某程度的讓女性更勇於表達自己，家研說：「我覺得女生出櫃有點像搭上當代女性主義的車，大家會比較容易支持女性說出自己的想法，做出選擇，不受過去父權的束縛。」家研認為，女雙性戀正好搭上了如今重視女權的順風車，而因此為了拋開父權主義的束縛，多數女性能更加勇敢、更加輕易的公開出櫃。

第四節 雙性戀者的戀情經驗

在本論文文獻提及，雙性戀的戀情經驗，可能會因為性別改變而有所改變，從社會關係、異性戀規範等等方面來看，多數文獻都表示與同性交往與和異性交往的相處方式可能發生改變。然而，在訪談中，受訪者在此方面的回答並未有特別明顯的差異之處，多數受訪者都認為轉換成不同性別的伴侶，無論是在外出穿搭、金錢觀、說話方式，或是在外相處模式都沒有太大的轉變，就算發生改變，也不太是因為伴侶性別不同而因此造成的改變。

僅從有兩性交往經驗的五位受訪者來談論，分別統計出以下兩種受訪者有提到的轉變之處，第一，照顧與被照顧者的角色轉變，Axon 和小橋都表示，在與不同性別伴侶交往時，他們可能會因此轉變在戀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個性或是特質，Axon 說：

如果是女生的話我可能就會比較傾向於都是我在照顧她，不過我是自己本能性的會想要這樣子啦，就是照顧女生，然後對於同性我就會覺得，我有能力照顧她，那他應該也要有能力照顧我，因為我們是同性別的人。

同樣的，小橋也表示：

男生的話我比較喜歡被照顧，女生的話通常我好像都是比較關心人家的那方，跟女生交往的時候，假如對方不是會照顧我的人，我可以接受，就變成我反過來照顧人家這樣。

由以上可見，小橋和 Axon 在和異性交往時，會不自覺地遵守異性戀規範，也就是戀愛中男性要做為較主動的一方，照顧、保護女生是為基本，然而女生則相對地處於被動位置，扮演較為女性化的角色，而在與同性交往時，因為較沒有受限於任何規範，這使得雙方則處於較為平等的一個互動模式中，且也可以因此看出雙性戀者與同性交往時，他們的標準與規範可能較低。

再來，第二點轉變之處在於雙性戀在與同性交往時，可能會因為對方性別跟自己一樣，而因此有著類似的社會經驗，那些經驗促使他們更能理解與接受同性伴侶的立場，在這一點上，Axon、地瓜與小橋都有提到，地瓜說：「女生比較可能會談心，談心比較算是習以為常的事情。」Axon 則表示：「(說話方式上)我對女生會比較保守一點點，因為女生感覺小劇場更多，然後男生我覺得比較直接一點。」

第五章 結論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透過訪談四女三男雙性戀者，來一探究竟雙性戀在建構性向認同過程、揭露與不揭露性向的選擇，與和不同性別伴侶交往的生命經驗，並且比較分析男女性別在雙性戀認同建構與實踐的差異。

首先，在研究發現中可以發現，認同啟蒙後，受訪者並不會直接確信自身性向，而是會經歷一長串的認同建構過程，並且就算受訪者本身認為認同建構已經完成，但仍然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像是小翔原本認定自己是雙性戀，但上大學公開出櫃後就越來越只對男生產生好感，又或者元純認為自己有雙性戀的情欲，但是在對男性的性欲上卻沒有辦法實際實現，因而時常懷疑自己的

雙性戀性向，在訪談所有受訪者後，筆者整合受訪者的回答，認為目前社會雙性戀建構認同過程，會比較偏向 Weinberg 的四階段雙性戀認同模式：初始混淆、發現與應用標籤、穩定認同和持續不確定，性向最終幾乎不會是呈現一個線性的發展。

而在影響雙性戀者建構認同因素上，分為三大點：重要他人的影響、他人價值觀與想法的影響，以及社會事件的發生，在第一點重要他人的影響，不外乎就是家人和伴侶對自身性向的態度與行為，無論是正負面的都相當程度的影響著受訪者，而或許是現階段社會較開放，且受訪者都是集中於年輕世代的關係，無論是同儕或其他概括他人幾乎沒有讓雙性戀者感受到明顯負面的建構影響。再來第二大點，他人價值觀與想法的影響，裡面其實概括很多層面的影響因素，網路、雙性或同性的朋友、哲學思考、師長的價值觀內化以及宗教等等，雙性戀者在無意識中吸取他人或他處所給予的價值觀與想法，並將其一點一點的內化到自己的思維中。最後第三大點，社會事件的發生，社會事件的出現是一個很好的時機，讓雙性戀者能去觀察自己周遭人對性向的態度與想法，同時也能參與討論。在建構認同影響因素上，所有受訪者都有著不同的生命經驗，而在對自身性向的認同感上，四位女性的表示都是正向、普通的，而三位男性中，有一位性向雙性偏同對於自身性向曾抱持著負面的想法，另一位性向雙性偏異則是持續都還無法坦然接受自己的雙性戀情慾，因此筆者從訪談中分析下來，認為男性在性向的接受度上，是相比女性還要低的，無論是他人的性向，或是自己的性向，尤其雙性戀偏異的男性會更明顯的排斥自己有同性性傾向，這可能跟他們的恐同心態會更強烈有關，何沛熙（2009）發現，雙性戀者在認同過程中，若先有對雙性戀的知識的基礎，而後才有愛慕同性的經驗，擇期建構認同過程將會更自然順遂，穩定性較佳；反之，若是先因為有對同性喜歡的經驗，才因此搜尋相關資訊建立認同，則可能會經歷較為辛苦的認同歷程，而唯一一位對自身性向表示比較正面的男性，Axon，筆者在分析他的訪談內容後，認為他在建構雙性戀認同起初，是因為接觸了有關雙性戀的知識（國中老師說所有人都是雙性戀），而非有喜歡同性的經驗，所以在後續的發展較為穩定，才會比較容易接受自己的雙性戀情慾。

接著在出櫃經驗上，選擇出櫃的原因分別有：處於友善開放的環境、出現

了適當的時機，以及與對方有著相似的社會經驗。處於友善開放的環境其實就是大環境的影響，像地瓜高中對不同性向的友善包容、小翔大學生活對多元性向的開放討論等等，而出現適當的時機則是當下的情境、社會氛圍或是與他人緊密的情感連結，都是可能出櫃的原因，最後雙性戀者無論男女，都傾向跟自己的同性伴侶出櫃，異性伴侶則不會特別提起，這與同性伴侶和自己可能有著相似的社會經驗有關。而選擇不出櫃的原因有：安定於現狀、沒有面對後續問題的勇氣以及性別因素的影響，在七位受訪者中有五位受訪者都表示性別是確實影響著雙性戀者做出出不出櫃的選擇，而可以明顯的發現，回答都一致的認為男性相比女性會更難以出櫃，這可以從兩種層面分析，第一種層面是社會對男性性別氣質的期待更為嚴苛，再來則是男性通常都被社會或家庭賦予成家立業、傳宗接代的責任，而因此會相比女性更難以出櫃。

有趣的是，在比較不同性別受訪者的發現上，筆者發現此階段的年齡層，願意揭露自身性向的男性多數是雙性戀偏同，而女性則多是雙性戀偏異，若是以社會對男雙性戀接受度相較於女雙性戀來得低的相關文獻來解釋，筆者在此提出一些想法，雙性戀偏異的男生比較不願意揭露自身性向的原因可能有兩個，第一個是仍處於恐同階段，無法接受自身情慾的存在而選擇逃避，第二個則為，此年齡層的男性對於自身性向不太有過多思考，而因此仍受限於異性戀框架中，還未建構自身性向認同。至於女雙性戀多數為雙性偏異的原因，筆者認為可能跟社會比較能接受女生是雙性、同性戀有關，因為處於比較舒適坦然的環境，給了女性更多空間思考自身性向的可能性，不過，以上的想法都只是筆者的猜測，仍期盼未來有學者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做研究。

最後，在雙性戀與不同性別伴侶交往時，有什麼轉變之處，分別為以下兩點，第一點為照顧與被照顧者的角色轉換，在與異性交往時可能傾向於遵守異性戀規範，但在與同性時雙方則處於平等的互動模式。第二點在於相同性別所造就的社會經驗，亦即同性別伴侶可能因為雙方有著類似的社會經驗，這些經驗促使他們更能理解與接受同性伴侶的立場。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篇論文的研究限制分別為以下兩點，第一點為男性受訪者尋找不易，因為正如本文一開始提及，雙性戀本身就已經是一個被隱藏的議題了，而男性在

公開性向上又相比女性來得隱匿，因此最初尋找受訪者時，呈現女多男少，一個相當懸殊的男女比例，筆者原先還一度想把年齡範圍擴大，因為在尋找的時候，發現 18~23 歲年齡的男性受訪者不是不願意接受訪談，就是完全找不到，反倒是再更年長一點的男雙性戀比較居多，並且他們都很樂意參與雙性戀研究的訪談，不過最終還是透過滾雪球的方式，找到更多受訪者，有趣的是，正如研究發現所提及的，某些雙性戀者出櫃後認識更多雙性戀、同性戀的朋友，而筆者就是透過其中幾位雙性戀受訪者的推薦，才找到更多男雙性戀者。

第二點是關於雙性戀的文獻資料相當稀少，而關於男雙性戀的文獻更是寥寥無幾，筆者在搜索文獻上花了不少功夫，而能用來佐證的資料也是屈指可數，因此比較少可以參考並對照的研究發現。

第六章 參考文獻

- 畢恆達、吳昱廷(2000)。男同志同居伴侶的住宅空間體驗：四個個案。應用心理研究。
- 劉安真、程小蘋、劉淑慧(2002)。「我是雙性戀，但選擇做女同志！」～兩位非異性戀女性的性認同形成歷程。中華輔導學報 12 期。
- 冉毅浚(2003)。雙性戀者之個案研究。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
- 畢恆達(2003)。男同性戀與父母：現身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 15 期。
- 李淑敬(2004)。女男都愛的女性之伴侶抉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
- 楊幸真(2007)。校園生活中的身體經驗與性別實作：一個民族誌的探究。女學學誌。
- 陳雅汝(譯)(2007)。異／同之外：雙性戀 雙性戀研究經典(原作者：Klein, Fritz)。台北：商周。(Klein, Fritz, (1993), *The Bisexual Op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aworth.)
- 陳謹華(譯)(2007)。另一個衣櫃：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與認同(原作者：Hutchins, Loraine & Kaahumanu, Lani 編著)。台北：商周。
- 曾漢津、游美惠(2008)試論台灣雙性戀者的身分認同、社會處境與情慾實踐。研究台灣；5 期。
- 謝文宜(2008)。看不見的愛情：初探台灣女同志伴侶親密關係的發展歷程。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 曾漢津、游美惠(2008)。試論台灣雙性戀者的身分認同、社會處境與情慾實踐。研究台灣第五期。
- 何沛熙(2009)。一個沒有位置的位置-雙性戀愛情經驗及其自我定位的發展歷程。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研究所。
- 曾漢津(2009)。以「雙」之名：一個雙性戀社群的興起與運作。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 陳榮英、楊幸真(2010)。高職女生閱讀羅曼史之性別學習經驗探究。中等教育。
- 莊瑞君、陳慶福、劉安真(2011)。女同志向家人現身歷程之敘說研究。中華輔導與

諮商學報第二十九期。

陳洛葳(2011)。我愛她也愛他：18位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臺北：心靈工坊文化。

李瑩萱、施俊名(2012)。探討女雙性戀之複合情慾與流動：以電影《高檔貨》為例。性學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陳葦玲(2013)。「雙性戀者」情慾流動與展演之敘說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陳詩婷(2014)。在愛裡悠遊—雙性戀者伴侶互動經驗與婚姻態度之敘說。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

蔡沛炆(2014)。女雙性戀認同、實踐與處境之探究。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蔡依庭(2014)。當諮商遇到性別—從雙性戀者視角覺察社會架構。諮商與輔導第347期。

陳素秋(2015)。在中界之處打造性自我：論雙性戀認同與情慾實踐。台灣社會學刊第56期。

張雅惠、陳宇平、劉安真(2016)。女雙性戀對伴侶出櫃與否之經驗探究。性學研究第七卷第二期。

陳素秋(2016)。雙性戀認同形成理論之反思：以網路年輕世代為例。台灣性學學刊第二十二卷第一期。

心靈工坊(2017)。被社會遺漏的一塊，關於那些雙性戀...。

鄭汶忠(2017)。性別歧視、對同性戀態度、與對多元成家態度關聯性之探討。玄奘大學應用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蔡秉忻(2017)。雙性戀者如何在諮商中被看見？—反思臺灣多元性別諮商專業現況。諮商與輔導377期。

王忠玄(2018)。未婚雙性戀成年男性親密關係之敘說研究。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楊喬羽、沈瓊桃(2018)。家庭接納對成年期同性戀及雙性戀者身心健康之影響。台灣衛誌。

侯政男(2019)。彩虹雲端世界的使用與滿足：台灣已婚雙性戀男性之行動社交網絡運用及尋求社會支持之關連性研究。性學研究第十卷第一期。

李佩雯(2019)。大學生，性別平等了沒？：異性戀大學生愛情腳本之初探研究。中

華傳播學刊·第三十五期。

吳俊霖(2019)。**與雙性戀者相遇—助人工作的準備與反思**。諮商與輔導第 397 期。

洪雅鳳、王鎧倫(2020)。**男同志向父親出櫃後關係衝突修復歷程中的子職轉化**。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第五十九期。

陳怡臻(2020)。**華人雙文化自我脈絡中的女雙性戀自我認同發展與認定歷程**。東吳大學心理學系。

邱廷媛(2021)。**雙性戀認同之發展：不同性別者之經驗**。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Driggs, J.H., & Finn, S.E. (1988). *Intimacy Between Men*. NY: Harper & Row.

Tucker, Naomi(1995). *Bisexual Politics: Theories, Queries, and Visions*. NewYork: Haworth Press.

Clare Hemmings(2002). *Bisexual Spaces: A Geography of Sexuality and Gender*.

Patterson, G. E., Ward, D. B., & Brown, T. B. (2013). *Relationship scripts: How young women develop and maintain same-sex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LGBT.

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受訪者：

您好，非常感謝您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本次訪談。本次訪談之目的是為了探討雙性戀認同的建構與實踐，並採取開放式問答，沒有正確與錯誤答案之分，您的任何回答都將是本研究重要的意見。我們誠摯希望能藉由這訪談機會，更加深入研究不同性別在建構雙性戀認同時所經歷的過程，訪談內容包括雙性戀認同的建構與實踐以及戀愛觀的探討，本研究希望能透過研究18~23歲這年齡層的雙性戀生理男、生理女性，來探究不同性別在建構雙性戀認同時分別會經歷的過程，一方面期望能讓未來同年齡層的雙性戀者與學者獲得更多資訊能夠做參考，一方面也期許受訪者能透過本次的訪談更加深入了解自我。

本次訪談需時約60分鐘。為利資料整理與分析，需要您同意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錄音。錄音內容僅作為研究者分析資料與撰寫論文之用。基於保護受訪者之緣故，您的姓名將於後續資料整理及呈現中一律隱匿，並以您接受的代稱取代。因此，希望您能提供真實的意見與想法，您寶貴的經驗分享，將會為未來學術界與雙性戀社群帶來莫大的幫助。

因訪談內容會涉及家庭背景、伴侶互動以及個人戀情等較為隱私的問題，因此若是訪談過程有讓您感受到不舒服，您有權利要求暫停或拒絕錄音與訪談，抑或是退出本研究，研究者將會完全尊重您的決定。

最後，再次謝謝您的協助！您的參與將使本研究更加充實及具有建設性，期能有助於日後。

敬祝 平安喜樂，心想事成

附錄二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p>基本資訊（年紀、學歷、職業……等）</p> <p>家庭狀況（父母親婚姻狀況、職業、對性、性向開放程度等）</p> <p>雙性戀認同如何形成的？</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自身性向認同多項調查（感情中扮演什麼角色、有什麼想法、是否較傾向哪一方性別等）* 何時發現自己可能是雙性戀* 發現時的心情* 發現自己到確信自己雙性戀認同前，請詳述那段時間的感受。* 推進自身認同感的最重要的人事物。* 對於不同性別的感受。 <p>身為雙性戀，現今所需面對的？</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自身認同的拉扯處境。* 在社會上，可能處於的狀態。* 在親朋好友、伴侶間的處境。* 應對雙性戀不被接受的狀況的方式、策略。* 期望未來雙性戀在社會中呈現的樣貌。 <p>雙性戀出櫃所面對的處境為何？</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選擇出櫃的對象，原因。* 選擇不出櫃的對象，原因。* 預期出櫃後面臨的處境。* 真實出櫃後所面臨的處境。* 出櫃後的壞處、好處。* 出櫃後自身的心情轉變。 <p>雙性戀與伴侶之間的事情？</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交往相關資訊調查。（交過幾任？交過的伴侶性別？）* 與不同性別交往時的相處模式。* 對不同性別的交往條件。* 期待的伴侶互動與自身實際伴侶互動比較。* 與伴侶交往時如何溝通與改變。

* 實際遇過的伴侶交往經驗。

* 其他。